明文奇賞卷之三十五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選

書

答趙汝泉　　張居正

薄賀愧不成享、乃蒙厚酬、彌切慙歎、已折所請、已下部覆行堤上須委任得人乃可就功若一處有瑕則千丈之堅俱屬無用矣近來吏治頗爲清肅惟司牧者不以民事爲重好爲虗文相誑計日待遷此習竟不可易惟公與監司留意焉

答保定巡撫孫立亭

H. H. MU CHINESE LIBRARY
含雪樓書

公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茲膺特簡、允愜輿情、恒臺外控三關、內制畿輔、安攘之畧、惟公是賴、近來吏治頗爲清肅、惟司牧者不以民事爲急、崇尚虛文、計日待遷、終鮮實效、夫均徭賦役、里甲驛遞、乃有司第一議、餘皆非其所急也、四事舉則百姓安、百姓安則邦本固、外侮可無患矣、惟公留意焉

答吳堯山言弘願濟世

吳子感發相知之素、啟爲公不平、然不思渠昔因僕而後見知於公、今若此、所謂食其粒而棄其本者矣、僕平生所厚士大夫、甚多、見背者、亦不少、然終不以是而易

籌惟世廟有君無臣其志可想見

其好賢之心、即今呂內獄之事可以觀矣、二十年前曾有一弘願、願以其身爲薦蓐、使人寢處其上、溲溺之垢穢之、吾無閒焉、此亦吳子所知、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歡喜施與、況詆毀而已乎、願公勉慰之、相見非遠、諸容面悉

○與王敬所論大政

月中漕艘已盡抵灣、萬庾豐溢、繫誰之力歟、可慶可慶、圖說訓蒙語耳、何足以辱大製、僕平生拙于文辭、頗與懶性相成、閒有强作者、亦輒以不得意棄去、存錄者甚尠、俟他日乞骸、有暇料檢故囊中、或有一二呈教、辱示

嶺表善後事宜誠經世之訏猷、頗事涉更置、旦夕未可遽圖僕今事　幼主務兢兢守法愛養小民與天下休息諸大擘畫必俟　聖齡稍長睿明益開乃可從容敷奏上請　宸斷行之即如宗室祿糧及西北邊用書生爲將與處置屬夷之策皆　國家大事急宜經理者目前亦未敢言又未知他日可言之時僕尚得立朝否耳嘗謂　世廟以大有爲之君而當時諸臣不能佐下風徒取儀文制度紛更一番未以修玄結局至經國遠猷太平鴻業固置而不講至今令人怏怏也辱教謹藏之篋中以俟乘機入告

書

與閩中巡撫劉凝齋

閩中數年無警當事者務沽節省虗民以致緩急無措誤事非小公所請者已屬該部一一覆行俞帥老奸忘意已隳難以復用非新壯將軍不能辦此胡君舊在閩中頗著戰功銳於功名惟公結以誠信激以忠義必能有所建立也用兵機宜難以遙度庾嶺以東一付於公

答王鑑川

虜酋款服邊鄙輯寧始終皆公之功僕雖曾借前箸少効區區所謂文墨議論者耳公乃讓美誰能謬爲引重捧讀大疏背汗心悼故不敢擬廷議之旨誠以蒙恩而

真

此亦李相
[illegible]

後辭不若先自寢閣之爲省事也本兵方欲題覆公之勲勞自宜首叙若諸文武將吏因人成事者已經屢錄恐難以盡優也

答河漕王敬所

辱示知運艘已於三月十一日盡數過淮無任忻慰聞渡江遇風諒無大損若前途通利則額賦可以畢達國儲日裕矣今計太倉之粟一千三百餘萬石可支五六年鄙意欲俟十年之上當別有處分今固未敢言也

答銓部李石塘

惟公往在西臺屢開讜論比奉翰札率多溢美之詞豈

言君言甚是亦斬本也

僕德衰於昔不足以來天下之善耶抑公欲卑論儕俗以取通顯耶考功之缺已屬銓曹調補其人則太宰所自擇者也

答延鎮巡撫張太石

頃面奏 主上延鎮所修邊工與常不同公杖履跋涉身親督工故特遣兵部司屬仕勘冀獲實也 主上春明事事覈實振舉邊事之機實在於此

答薊鎮吳環洲

聞俺酋病甚有如不起則疆場之事不免又費一番經理黃酋近日窮居塞外動靜何如將來局面當作何狀

今宜預思所以處之之術又屬夷長昂三貢不入屢在邊外捉人挾賞昨薊人捕得其叔長禿即欲斬以報功僕聞即使人止之令其借此以制伏長昂若彼能服罪補貢誓不再擾亦即赦而弗誅照舊撫賞俾長昂與青把都爲婚幸公示意青酋令其傳意長昂輸誠效順勿復作歹自取滅亡蓋薊鎮近日撫賞視昔不同昔僕爲之處畫其段布諸物皆美好堪用者到即給賞而邊吏只提法賊情大小必以上聞得賊必殺或啓釁端須得諸夷守約彼此相安則薊患永紓而西虜之貢市益堅

答兩廣殷石汀

鯨鯢盡戮地方敉寧公之功可能也雖見在之兵嘗率然之變猶自戰之地禦必死之賊兵不別調役不淹時而全師奏捷其功不可能也懋賚之典尚未足酬簡在

帝心大畀有日

答吳環洲論邊臣任事

適　上諭詰本兵虜情虛實之由即日奉翰教讀之旨哉其言之也上上咨得公隱然如長城僕內奉　宸扆外憂邊境一日之內神遊九塞蓋不啻一再至而已奈何邊臣故套難改鮮有爲　國家忠慮者而無識言官動

即諫白及輿之論邊事一似說夢近有一科臣聞遼虜報遂欲防守京城浚濠塹掘戰坑以禦虜者虜在何處而張皇如是使人悶悶此疏若行豈不遠駭聽聞取笑夷虜已奏　上留中寢之以泯其迹孤子一身無可與討事者故每得翰示輒說懌竟日非喜其說之同已也喜其有助于昏昧也然不敢舉以告人恐忌者遂夂目于公乃知大舜隱惡而揚善亦有不可行於今者矣人臣不忠之心不古可歎自今東西虜情的有所聞仍望密以見示其中情變無常亦不必定以今日所言爲是所聞爲的也僕求助之意真切懇至幸爲亮之揭稿

守　大事

果皆而言至風一漸幾矣

紙寄覽仍希擲還近聞有瞽目愚術人在邊淵擾訪有指稱假托者幸即擒治之仍明示諸將士僕從來不薦達此輩勿爲所誑也

、答劉虹川總憲

天下事有欲速而反遲求得而顧失者公是也公昔在郎臺有惠政無端被誣世所共惜薦言屢至召用有期公乃急于求進若不能須臾少竢者果時撫臺有缺僕即以公屬之銓衡乃當事者對言此公才信可用獨無奈其竿牘頻仍本部以是引嫌不敢用之而僕自是亦默然慙阻不敢復言公事矣此非所謂欲速而反遲求

得而顧失者乎方今　明主在上方博蒐賢儁以興太平之治僕之求士甚于士之求已雖越在萬里沉于下僚或身蒙訾垢衆所指嫉其人果賢亦皆刷滌而簡拔之其爲賢者謀也又工於自爲謀公聞之往來之人豈不誠然乎哉胡乃不以賢者自處以待僕之求而用市道相與餽之以厚儀要之以必從又欲委之于私家旨之以難郤則不知僕亦甚矣古人言非其義而與之如寘之壑中誠不意公之以僕爲壑也以公夙所抱負又當盛年固時所當用者此後闔門養重靜以俟之弓旌之召將不求而自至若必欲如流俗所爲舍大道而由

蹊徑異道並而用貨賄僕不得已必將揚言于廷以明己之無私則僕既陷于薄德而公亦永無嚮用之路矣是彼此俱損也恃在夙昔至契敢直露其愚惟公亮而宥之幸甚

答傳諫議

往者别時曾以守己愛民四字相規故屢辱厚惠俱不敢受蓋恐自背平日相規之言有虧執事守己之節而執事乃屢却不已愈至愈厚蓋以區區爲嫌少而加益耶至于騰闘之白尤爲殊異顧此寶物何從得來恐非縣令所宜有也謹仍璧諸使者若假之他人可令返趙

沮之不悲譽之不喜知此等人眞堪作事

執事從此亦宜思所以自勵焉

答奉常陸五臺論治體用劄

往丈起山中不一歲而躋九列僕日夜引領望丈之一至者以丈素有超世之識知僕所以肩鉅承艱之心爲能疏附後先以共濟艱危也乃讀前後手翰所以教僕者則亦未越於衆人之見而與僕之孤衷大謬也丈前書謂僕處余懋學傳應禎爲太過恐失士心後書謂救劉臺爲盛德至引文潞公之事以相比今海內搢紳之侶投東於僕者十九爲此言也然皆衆人也豈意有超世之識又知僕所以肩鉅承危之心而所見乃亦止此

乎古之賢聖所過之時不同而處之之道亦異易大過棟撓象曰剛過乎中當大過之時為大過之事未免有剛過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傾而安國棟撓而本末弱矣伊周當大過之時為大過之事而商周之業賴之以存雖剛而不失為中也僕以一豎儒擁十餘齡 幼主而立於天下臣民之上威德未建人有玩心況自隆慶以來議論雖多國是靡定紀綱倒植名實混淆自僕當事始布大公彰大信修明 祖宗法度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一切以尊 主庇民振舉頹靡為務天下始知有君也而疾之者乃倡為異說欲以抑損 主威

擾亂朝政故不得不重處一二人以定國是以一人心蓋所謂剛過乎中處大過之時者也而丈乃以爲失士心誤矣吾但欲安　國家定　社稷耳怨佬何足惜乎至於潞公之事亦復不倫蓋潞公所事者長君而其出處去就未必係宗室之安危子方狂妄後生獨持饋餉一事以議論前輩此其失在於不知賢耳故潞公得以包容之僕今所處何時也　主上舉艱鉅之任付之於眇然之身今權璫貴戚奉法遵令俛首貼耳而不敢肆稜虖遜虜獻琛修貢厥角稽首而惟恐後者獨以僕攝持之耳其出處去就所係豈淺淺哉彼讒人者不畏不

愧職為亂階、且其蓄意甚深、為謀甚狡、上不及　主上、旁不及中貴、而獨剚刃于僕之身、又無所汚衊、而獨曰專擅專擅云云、欲以竦動　幼主、陰間左右、而疑我於上耳、賴　天地　宗廟之靈默啓　宸衷益堅信任、不然天下之事豈不為之寒心哉、自有此事　主上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以痛恨於忌者、蓋大舜疾讒說之殄行孔子惡利口之覆邦、故去此人以安僕也、以安社稷也、離明允斷、誠理法之正、而僕所以懇懇救之者、蓋以仰答　聖恩下明臣節耳、非欲為沽名之事也、而丈乃以潞公見諷、誤矣、僕一念為　國家為士大夫之心自省

肫誠專一其作用處或有不合於流俗者要之欲成吾爲　國家爲士大夫之心耳僕嘗有言使我爲劊子手吾亦不離法場而證菩提又一偈云高岡虎方怒深林蟒正嗔世無迷路客終是不傷人丈深於佛學者豈不知此機乎夫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今海内縉紳之侶爲此言者甚衆僕皆遜而謝之乃於丈曉曉不已者以丈有超世之見知僕所以肩鉅承艱之心者也讀禮有暇試一思之倘再會有緣尚當刮目相待

答閲邊部文川言戰守功閫

承别楮所許鷹一一精當比者古北口之事特欲借此

以儆惕人心其實薊鎭屬夷促人要賞乘間爲盜自昔已然昕日豎子若不輕身出塞浪追則亦無此喪敗矣今四方所報殺官劫庫之事無歲無之中土且然況邊境乎薊帥昨蒙 嚴旨切責足以示懲若舉全鎭防守之功委無所損數年以來一矢不驚內外安堵此其功寧可誣乎貓以辟鼠爲上品山有虎豹藜藿不採又不以搏噬爲能也似當以公初擬爲當若欲爲之委曲除豁則可云據近日鶺鴒屬夷之事雖若防禦少疎然舉一鎭修守却虜之勞實於功名未損以此意措詞不知可否惟高明裁之大抵薊鎭之勢與他鎭不同其論功

書戍所慣用之南兵騎書北兵下哉

伐亦當有異蓋此地原非邊鎮切近　陵寢故在他鎮
以戰爲守此地以守爲守在他鎮以能殺賊爲功而此
地以賊不入爲功其勢居然也至於調用南兵一節實
出於萬不得已蓋因往時議者咸極言延寧邊兵入衛
之苦爲之罷減四枝薊鎮分區而守罷一枝則一區失
守又不可棄地與賊於是譚總督戚總兵乃建言昔在
浙中部曲尚多素所練習者可頂所罷之數因以教練
火器整理車營故不得已而用之今若以爲虛費而無
豈得謂之無用
用即當罷之則宜思戍守不可缺人或仍復入衛邊兵
戍於本鎮地方抽探不然　陵京重地寧敢忽視之乎

戊議待夷虜盡見相略

此中事體其說甚長統俟面悉

答山西崔巡撫計納叛招降之策

叛人背華向夷法當顯戮以絕禍本但所示二策似俱未善蓋今之虜情與昔不同昔未臣服故可用計處今既爲一家凡事又當待之以信諭之以理向者款貢曾與之約云除板升徒衆既多在虜已久許令照舊耕牧外自納貢已後我不受彼之降虜彼勿納我之叛人今彼納叛非約也宜令曉事通役明言索取之云往年所與王約誓者云何今聞有某人在彼其言云云凡此等人皆吾中國犯罪當死及貧困不能自活者乃逃往彼

中以脫罪乞生耳其云云者皆妖言不足聽也往嘉靖年間有蕭芹者叛入虜中自言有神術咒人人輒死喝城城即崩俺答信之令人押之於邊城試令喝之而其術無驗當是時俺答方就大同乞貢 中朝業已許之會邊臣以此事聞 世廟惡之遂不許貢後蕭芹竟爲邏者所得梟首邊關此往事可鑒者也今彼旣與我一家好惡同之我之叛人亦彼所惡萬一此事聞之 朝廷必以彼王爲背盟約納叛人王雖欲輸誠款 朝廷亦彼不信則兩家大事從此壞矣王如曉事宜將此人及其黨與執送軍門 朝廷必鑒王之誠欸和好益堅

賜奪愈厚何爲納此無用之人聽其妖妄之說而壞已
成之功失永久之利哉彼聞此言勢必聽從即彼不從
我常持此以責讓之使曲在彼則我之威信亦無所失
量此么麼幹得甚事今扳升之人如此輩者何啻千萬
即索之而不得亦惡足爲輕重乎彼雖犬羊亦不可欺
用術以求之或未必得而彼反持此以誑我矣惟高明
裁之大抵虜情不能保其無變今中國之人親父子兄
弟相約也猶不能保其不負況夷狄乎在我兢兢自治
常若待敵小小變動勿遂驚惶勞擾但當酬煩處之隨
機應之期今無大失而已若欲事事完全人人守法則

是以所中國之所不能者而責之夷狄也。有是理哉。此事似宜與軍門熟計而行萬惟留意焉

答吳環洲

前辱示邊事公高見遠識甚合鄙意、膳房堡事、僕正恐觀風者輒行奏論致駭聽聞、擬作書止之、不意大疏隨至、而洗若亦遂匆匆參劾將官、盖渠惟懼以隱匿獲罪。勢難中止。又連及別事。則過矣。夫疆埸之間。小小破綻。未能全無。要之於大計未損。若遇有事即行處置一番。於大計反爲有益。顧君不察耳今都邑之間猶有白晝剽竊劫庫殺官者、況夷狄乎、薊門三衛服屬二百餘年

十如此

探察夷情只是吏貪[illegible]了

矣捉人挾賞猶不能一一盡誅乃可責之驕悍新附之虜乎要在當事者隨宜處置譬之於犬搖尾則投之骨狂吠則擊之以箠既箠而復服則服投之投而復吠則復擊之而可與之較曲直論法守乎前有書與方公方答書云耐煩二字邊臣宜書諸紳誠然昨部覆已明只如公前議行之然僕料虜已中餌决不舍貢市之利以理責問必無不從者

答雲南巡撫何萊山論夷情

道從巳抵貴竹慰甚所示安酋事具見高議遠猷　朝廷可逭南顧之憂矣追念安酋庚午之事本守臣處置

失宜所置及槩端已搆遂欲調三省之兵捐數十萬之費以剿之僕竊以爲非計乃選用阮沙城巡撫授以五章之約阮公幸用吾策不用一卒不費斗糧而黠酋猾額繫組納質請罪此已事之明効也夫土夷雜種譬之狐鼠鼪鼬據險爲固得其地不可耕也得其人不可使也以　國初兵力之强　高皇帝之威豈不能盡野而郡縣之勢不可也其種類忿爭相殺固其性然又非可盡以漢法繩也究觀近年之事皆起於不才武職貪黷有司及四方無籍奸徒竄入其中者激而搆煽之星星之火遂成燎原守土者又不深爲地方長久之計輕信

偏辭遽爲騰奏小則搆訟大則用兵驅無辜之民置之鋒鏑以爲夷狄報仇幸而勝兵罷財費將吏冒賞於國家無秋毫之益不幸而敗三軍暴骨損威傷重其禍又有不可勝言者此已事可鑒也故僕以爲制禦上夷之道惟在謹修内治廉察邊吏毋令貪吏需索結怨起釁禁戢四方奸徒毋令教唆播弄致生嫌隙鎮之以威示之以信毋以小術欺誘之但令遵奉約束不廢貢職而已此外不必過求其中或有爭忿相訟者兩是而俱存之槩行會勘亦毋輕爲奏請待其彼此相戕勝負已決吾視其理直而爲衆所服者因而撫之理曲而爲衆

所不悅者因而除之即疆塲定矣何致紛紛勞民動衆敝內以事外乎南北夷虜之勢不同其處之之道亦異第見如此惟高明擇之

答總憲張嶍崍言用人

項借公于上谷也將有難鉅之托也乃竟不得如願令人悵悵久之干霄之材何患不登明堂但僕謝事有期不得托附于梓人殊可恨耳大君郵典已屬所司如例請　分別楮所薦諸賢皆　一時之俊處吾夾袋中寧止朝夕雖未免各有所短然　堯舜在上翕受敷施取其所長皆爲國器若諸公能不恃其長刮磨微纇致其瑩

貢愛人

覆奠

守薊於遼能守必能遼

美則希世之寶矣辱示敢弁及之薄奠敬因使者布之

太君仙几

答薊遼總督

賊至數萬則其患不在遼而在薊蓋虜每入寇亦必費本遼左荒鹵人畜蕭疎羣數萬之衆駐荒陋之墟掠野則得不償失攻城則非其所長況當暑雨之辰馬疲弓解馳騁復難虜之入犯求鹵獲耳以是所為求若所欲雖至愚其必不出于此矣近來勿于暑月輒報十萬二十萬旬日之間復言出境遼之守兵不過萬賊若至二十萬則各處墩堡皆可踏平彼復何畏而斂衆以退乎

凡此不達事理之言僕所未解也遼左數年雖頗有獲
損失亦多薊門十年以來一矢不驚軍民安堵較其績
效孰少孰多而論者于此則百計摧抑之于彼則多方
掩護之昨該鎮巡按遇虜倖以身免若今薊門有此事
則內外不知有多少劾疏矣而彼中方盛張功伐以掩
其事巡按亦破膽結舌而不一言如此尚爲有公道乎
昨令本兵從公議行賞罰以服人心之旨蓋爲此也遼
薊皆公所轄何親何疏　朝廷視之亦何輕何重但賞
罰功罪須至公至平人心乃服人心服而後可責其用
命也辱公至厚故敢直披其愚亦勿令薊門將士知之

一詞有威筆頭撥不破

至今猶守此約

恐生驕悍也本兵新任頗惑于昔年南兵坐食之言傳聞洶洶遂謂將有所更置僕知而譬曉之彼乃深省近來帖然無異公與薊門將帥但一一務實修守以為戰備一切浮費繁文悉從簡革臺上戍卒無事不許擅離尺寸但能拒賊不入即為大功不必有所斬獲紛紛之議僕自為之主持無事疑慮若空言無實一旦僨事則國法森嚴區區亦不能終庇之岳君已屬之銓部如擬陞用

與張心齋計不許東虜款貢

西虜俺答之求貢自嘉靖十六七年始矣我畏之而不

敢許然當其時　廟堂失策制禦乖方雖許之固未如今日之款順也北以那吉來降歸之以禮彼遂感恩慕義執我叛人復申前款我乃因而許之蓋機緣湊合名義正大故當時紛紛之議皆以為不可許僕獨以為可皆以盟約為不久僕獨保其無他蓋度彼旣感吾放麑之恩而又適愜其平生之願芳餌入口不能自脫夫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今東虜于我非有平生悉款之素也非有那吉納降之事也非有執叛謝過之誠也侵盜我內地虔劉我人民其迫脅無禮如此堂堂　天朝何畏于彼而曲徇之乎且西虜以求之懇而後得之故

務自挾以爲重。今若輕許于東。則彼亦將怨而狎視之。他日且别自有請乞以厚要于我。啓釁渝盟必自此始。是威褻於東而惠竭於西也。故在今日宜且故難之以深釣其欲而益堅西虜之心。異日者東虜之敢大舉深入以西虜爲之助也。今東虜有求而不獲則西虜以我之重之也亦挾厚賞以自重必不從東虜矣。虜不得西虜之助則嫌隙愈搆而其勢愈孤而吾以全力制之縱彼侵盜必不能爲大患是我一舉而樹德于西耀威于東計無便于此者矣昔人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今 主上冲年 國家幸而無事宴安鴆毒將發于

不虞盍姑釋此以爲外懼乎僕懷此意未敢語人茲因詢及敢畧陳其槩雖然遼人病矣語曰頭痛治頭足痛治足今虜禍方中於遼遼以一鎮當全虜之勢病在足之時矣不急治之且將爲一身憂遼人素稱忠勇但苦兵寡耳然欲足兵必先足食兵食既足乃可言戰一戰而勝則東虜之氣挫而西虜之奸益堅此數世之利也願公熟慮之

答憲長周友山言彈劾非全在不欲

辱華翰先布之惠深荷雅情且諗憲從即駐寧州因以彈壓姦宄撫綏善良甚休甚休恭聞聖王殺以止殺刑

期無刑不聞縱釋有罪以爲仁也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孔子箴病之言是時魯失其政寵賂滋彰故言此以警之若謂徒不欲可以弭之無是理也夫人之可以縱情恣意有所欲而無不得者莫踰于爲盜而秉耒持鋤力田疾作束縛以禮法世之所至苦也安於其所至苦無所懼而自不爲非者惟夷由曾史爲然今不曰吾嚴刑明法之可以制欲禁奸也而徒以不欲率之使民皆釋其所樂而從其所至苦是天下皆由夷曾史而後可也舜不欲之君也皋陶不欲之相也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猶不能無明刑作士以威之况其餘乎異日者

有司之不敢捕盜也以盜獲而未必誅也不誅則彼且剸刃手上以毒其仇而合其黨故盜賊愈多犯者愈衆今則不然　明天子振提綱維于上而執政者持直墨而彈之法在必行姦無所赦論者乃不惟舜堯之所以致理者而獨用懦者姑息之說衰季苟且之政以撓之其無乃違　明詔而詭　國法乎執事當弭盜之任而華翰所云又似不徇俗以爲是非者故敢畧陳區區惟高明裁擇焉

答邊鎮巡撫

虜衆既敗於西復挫於東自此以後奉約束當益謹邊

守縻約虜
深防乜剌

一愛才

患可少紓矣但在我猶當堅守恩信益務以德懷之蓋此虜雖弱既已附屬猶足為我外藩若使乜剌生虜得志非中國之利也其所定約法至為簡當彼即不果西行亦可循而勿改今邊鎮所急惟在廣積貯與屯利畜壯勇休士力以待他日之變其他皆虛文耳惟公加意焉

答應天巡撫

毛二守被劾甚重　上覽之發下重擬孤即對言若所劾果實誠宜重處但恐有枉耳及出見太宰云所劾虛實固未可知然其人素亦不滿於公論遂從提究頃奉

華翰不勝恨恨會崔道長人去即爲之申理渠若肯虛心不執初見自爲昭雪甚善不然姑且置之以俟後人可也今後凡任事任怨之人宜預將護俾得展布待其被劾而後拯之則無及矣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藏僧通貢援官給賞事前啟已悉僧衣圖書等項俱付羌人賫上矣俺酋折北于西伐從此能卷鋭以俟再舉策之上也乃逞忿報復以致部衆離心執窮力蹙必致一敗塗地而後已此天將亡胡之徵也請和亦奇斷不可許回巢建寺一節亦止可量助物料工完一賜以名

額豈有堂堂天朝特爲建寺而勸之回巢者乎凡此皆
挾中國以爲重而示威于瓦剌不可從也自今勸令回
巢之言亦不必太急彼旣喪敗埶不得歸然亦必歸今
在西海不免爲貴鎭擾公且耐煩處之撫賞費用已屬
本兵議處諒彼亦自不能久也

答吳環洲

前上谷王公偵報虜情言青酋爲土蠻所掠埶益衰弱
今歲市馬必不踰額不穀卽復書言犬羊之性惟論强
弱不羞卑辱强則黠然弱則屈服雖身爲奴隸而不恥
今順義旣失利于西青酋失埶土蠻以力驅之彼必不

拿定主意

真能讀管商書

敢不從則上谷之憂方始未可遂爲安枕也今聞青酋果卑詞厚禮以求解于土蠻此輩庸駑安能自立將來反覆其情叵測須順義歸而約束之故今日之執仍當懷來順義以制土酋未可因其衰敗而遂棄之也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談王霸之辯

辱華翰并所梓論簡彚編惓惓以奉行 德意安民生飭軍政爲急仰見公之高明深達治體識時務者也憶昔僕初入政府欲舉行一二事吳旺湖與人言曰吾輩謂張公柄用當行帝王之道今觀其識論不過富國強兵而巳殊使人失望僕聞而笑曰旺湖過譽我矣我安

能使國富兵強哉孔子論政開口便說足食足兵舜命十二牧曰食哉惟時周公立政其克詰爾戎兵何嘗不欲國之富且強哉後世學術不明高談無實剽竊仁義謂之王道纔涉富強便云霸術不知王霸之辯義利之間存心不在跡奚必仁義之爲王富強之爲霸也僕自秉政以來除　密勿敷陳培養　沖德外其播之命令者實不外此二事今巳七八年矣而閭里愁歎之聲尚猶未息倉卒意外之變尚或難支焉在其爲富且強哉公今不以僕爲卑陋而留心于此誠生民之福也第須一一覈實考成乃可有効若徒騰之文告而巳實意

謂狼傜如身癢且搔要之良虜不知豈成相將

且化爲虛文矣何如議留入覲正官及歷決縣令二疏俱屬所司覆行丈田一事揆之人情必云不便但此中未聞有阻議者或有之亦不敢聞于僕之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僕比來唯守此二言雖以此蒙垢致怨而于 國家寔爲少裨願公之自信而無畏于浮言也

答兩廣劉凝齋言賊情軍情民情

羅旁自擅不討之日久矣往大征之舉擒斬以數萬計不可謂之無功但此中傜賊不能爲害爲害者狼賊耳傜山而蠢狼流來無根蔕而好亂大六一臨傜先走於狼即寘穴中豪木抄官兵搜而殲之無敢沆臂故所殺

者皆徭賊也山深菁密逸刀漏網者安得盡無及大兵旣退下令招降則狠賊又聽招而來或詐作流户願受一廛或託言亾命懼而歸死有司不察槪行容納彼乃嘯其徒侶繕其故巢又知我防守單弱太役難冉逞其故態擾我新民故今日之爲亂者盡狠賊非徭賊也此賊情之大較也至于浙福之兵皆浮募無籍之徒利于征剿憚于防守征剿則有鹵獲之利功成有陞賞之榮而賊衆又弱而易攻非南倭北虜以血戰而得之者故官兵無不樂于用兵賊平之後株守窮荒升斗之粟不足以糊口一有失事罪且不測故防守之兵無不利于

人之爲盜甚者身自爲賊矣鳥盡弓藏兎死犬飢故諸將士多張大賊勢者亦未可盡以爲然也此軍情之大較也夫天下未有一舉百當絕無後艱者譬彼芟草鋤鉏既過根芽再芽摧旋生旋除之耳嘉隆之間廣中處處皆盜議者謂嶺表非我版圖矣不穀遣衆而用殷司徒凌司馬數年之間稍覺寧定然二公承大亂之後闢除草萊開通徑路急在除賊救民而已其中寧無有缺而不備粗而不精者今日正賴補苴塞漏以終成其功爾殷之頑民以衣冠之舊族處畿邑之近地猶世歷三紀人更三哲而後能變況蠻荒榛菁之區猿狖鼯鼬之

類可責之一旦服吾之教令哉甲冑之士喜言征討閭閻之間又可調發惟公熟計而審圖之五嶺以南蠢以付公不從中制或以威服或以德懷在公必有勝筭敢獻瞽言惟高明擇焉

答錢按院

膠萊之議王憲副原未題請但以己意經營已什七成矣王以憂去不終其事後來議者以爲奇功張大其事計費以百萬而東人又憚於勞費故屢議屢阻今不另設官不大動衆惟責成廵撫該道以終王憲副之功需以歲月必可奏績但須爲撫臺者肯以身任之事乃可

集若按院不過建議而已議者一人行者一人復爲道謀耳

答宣大張巡撫

長昂黠虜不臣久矣　朝廷本欲聲罪致討但以禽獸畜之故每事包容今若悔罪眞切輸誠效款亦許自新貢馬不必勒令盡補舊逋蓋虜之所利者賞我之所重者非貢也若情在要挾無悔懼之實則閉關以絕之嚴兵以伺其間出奇以擣之威行而後可用恩也惟審圖之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

吳中鋼郵部覆雖不能盡如所請然比之嘉靖甲寅辛酉已爲優矣但踰格之恩宜從　上出　皇明祖制凡優免稅糧當內定于心臨期便决勿使人先知要名于外良亦爲此乃聞公以議齲分數遂傳布于民閒彼中士民方蒿目以望而　朝廷又不能盡從其請則怨由于下恣歸于上矣今宜如部議宣布　上德意從實舉行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計遼薊協爲聲援

辱示老酋回巢宜加賞犒及准青酋續市俱制虜要機雲中墩墻俱用磚包誠一勞永逸之計但六百里邊墻

撫按得人而天下半治政府得人而天下全治公見及此

取之于班軍口糧能辦否幸與新督撫計之先報土蠻大舉犯邊即馳語該鎮戎備堅壁清野李帥持重勿出使戚帥選銳出關應援而自以重兵駐一片石伺間出奇邀擊近報賊犯寧前見我兵雲集即望風而遁然非大舉賊也承教允合機宜自此遼薊聲援相通二將協和勢若常蛇不穀於此頗殫心力但時人未必知耳

答兩廣劉凝齋論嚴取與

八寨之征在兩鎮似不容已本兵已覆從其請鹽利事自隆慶五年建議今十年所積寧止五萬已擬 旨下部稽查往日浪費之弊雖不可返庶可救于將來耳監

司撫按取受不嚴交際太多費用太泛皆嘉隆以來積習之弊各省大抵皆然而廣中爲甚自不穀戴罪政府以至于今所却兩廣諸公之餽寧止萬金若只照常領納亦可作富家翁矣若此類者不取之民而孰辦耶夫以肉驅蠅蠅愈至何者以致之之道驅之也司道之取與不嚴欲有司之從令不可得矣督府之取與不嚴欲司道之從令不可得矣尊示謂稽察吏治貴清其本源誠爲要論顧積習之弊亦有難變者一方之本在撫按天下之本在政府不穀當事以來私宅不見一客非公事不通私書門巷閴然殆如僧舍雖親戚故舊交際常

禮一切屏絕此四方之人所共見聞非矯偽也屢擬嚴旨獎廉抑貪欲庶幾以身帥衆共成羔羊素絲之風而終不可易乃苞苴之使未常絕也鑽刺之門未嘗謹也雖飧茶茹堇徒自苦耳何裨于治理耶雖然不穀固不敢以人之難化而遂懈其帥之之心也早夜檢點惟以正已格物之道有所未盡是懼亦望公俯同此心堅持雅操積誠以動之有頑寔弗率事懲勿貸至于中傷毀排則朝廷自有公論可勿恤矣張帥已屢飽難以驅策代者似可用幸少優暇以鼓勵之諸惟鑒亮

答薊鎮巡撫張崌崍

專屬廣中公事事有歸

虜酋幸衆掠史車二酋原因盜馬索賞耳夷虜彼此侵盜乃其常態諒無他虞但史車二酋每每挑釁於各部及其來攻又急控我謂其侵犯且求庇緩不從則彼謂我不足恃而有離心從之則各部又謂我曲庇有罪而竊爲口實要在辯其曲直從公處之項直指倉惶來報已詳示以此中委曲令聽督撫處分也

答兩廣劉凝齋

承示林賊入暹羅在廣中固之爲易時閩人亦有獻結東埔合從之策者僕已止之專屬廣中以便從事但暹羅既被其迫挾而受之則此賊尚强恐暹羅不能獨制

貢法

林賊亦必深防我國之闖使至彼步泄其事則謀敗矣。此中須別有奇策乃可奏功公言此賊決了在今歲僕固未敢以爲然也羅定兩山巳定幸責該道有司加意撫綏恩威並用俾人心旣定法令得行自可化浮移爲土著即編爲排年可也劉推亞事巳悉

答宣大鄭範溪言省扈蹕惠程

承示順義貢物巳進 上大疏屬所司覆行兹有一事預爲告陳先年 聖駕謁陵宣大軍門移駐岔道扈從閣臣皆饋送下陳殊爲煩擾今次斷不敢當頃告之司禮諸君諸君亦以爲然望公俯允纂行停辦若備而不

以此取人猶未盡

受爲費多矣內閣中貴既免他處自可悉停亦以少紓民力由中之言萬惟鑒允餘俟另復不一

答藩伯賀澹菴言得國士

别楮一一領悉夫人才難知知人固未易也不穀平日無他長惟不以毀譽爲用舍其所振識或出于杯酒談笑或望其丰神意態或平生未識一面徒察其行事而得之皆虛心獨鑒匪借人言故有已躋通顯而其人終身不知者如公所言咸藉援於衆力借譽於先容若而人者焉足以得國士而士亦孰肯爲之用哉辱示畧陳所以自是誠宜志言矣

答河道潘印川

兩奉翰教領悉河工効勞諸君奉 旨加恩銓部以冗遂忘題覆茲面促之始全據具題請加級陞補一切從優如五州同三爲貢行二爲吏員部擬三司首領僕皆特與府判他俱類此盖不如是不足以勸有功而厲任事之臣也書言人之有爲有守汝則念之僕嘗以此入告 主上言國家爵祿以待有功有功之人不但宜加以爵祿還須時時在念不可忘也特愛其道所以游君即加銜代陳大恭督催爲大界地運同鈌先巳推補曹供侯兩淮有鈌即用之

民是文
思相畧今
及[illegible]切日
要者北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言致理安民

大田賑飢驛傳諸議讀之再三心快然如有所獲蓋治理之道莫要於安民究觀前代孰不以百姓安樂而阜康閭閻愁苦而危亂者當嘉靖中年商賈在位貨財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比時景象曾有異於漢唐之末世乎幸賴 祖宗德澤深厚民心愛戴已久僅免危亡耳隆慶間仕路稍清民始帖席而紀綱不振弊習尚存虛文日繁實惠益寡天啓 聖明雖在幼冲留心治理僕每思本朝立國規模章程法度盡善盡美遠邁漢唐至于宋之懦弱牵制尤難並語今不必復有紛更惟仰

法我　高皇帝懔懔小民一念用以對越　上帝奠安國本耳故自受事以來凡朝夕之所入告敎令之所敷布惓惓以是爲務鋤强發凶剔奸蠹苹有不得已而用威者惟欲以安民而已奸人不便於已猥言時政苛猛以搖惑衆聽而迂濶虛談之士動引晚宋衰亂之政以抑損　上德矯捍文罔不知我　祖宗神威聖德元與宋不同哺糟拾餘無裨實用徒以惠奸宄賊良民耳世儒達治者尠雖勉遵　上令而實未得於心所以宜上違下者苟以文具規免罪責而已比見公諸所條布訓辭雖若嚴整而肫肫愛民之意藹然於言外以是服公

之高議宏抱非世儒所能及也願益自信而堅持之監軍道裁革爲便彭湖賊未必即是眞倭但嚴備以待之不必勤于遠也人旋附復拙稿末卷有歸政本末謹附一覽

答江西巡撫王又池

捕盜就擒足消地方隱禍石僉憲昔守寧州屢獲巨盜故即畀以該道之重今其効乃爾天下之事豈不在用人哉泰和盜發于公未任之前今悠期未獲似亦用非其任耳

答湖廣巡按朱謙吾辭建亭

惜費其小　小者高論　使若無人

承示欲爲不穀作三詔亭以彰　又眷垂有永意甚厚但數年以來建坊營作損上儲勞鄉民日夜念之寢食弗寧今幸諸務已就庶幾疲民少得休息乃無端又興此大役是重困鄉人益吾不德也且古之所稱不朽者三若夫恩寵之隆閥閱之盛乃流俗之所豔非不朽之大業也吾平生學在師心不蘄人知不但一時之毀譽不關於慮即萬世之是非亦所弗計也況欲侈恩席寵以誇耀流俗乎張文忠近時所稱賢相然其聲施於後世者亦不因三詔亭而後顯也不穀雖不德然其自許似不在文忠之列使後世誠有知我者則所爲不朽適

自有在豈藉建亭而後傳乎露臺百金之費中人十家之產漢帝猶且惜之況千金百家之產乎當此歲飢民貧之時計一金可活一人千金當活千人矣何爲舉百家之產千人之命棄之道傍爲官使往來游憩之所乎且盛衰榮瘁理之常也時異勢殊陵谷遷變高臺傾曲池平雖吾宅第且不能守何有于亭數十年後此不過十里舖前一接官亭耳烏覩所謂三詔者乎此舉比之建坊表宅尤爲無益巳寄書敬遣兒達意府官即檄巳行工作巳興亦必罷之萬望俯諒

答三邊總督

如明鏡照虜

辱示虜情一一領悉套虜與雲中上谷微爲有間欵貢之議始于順義故事每優假套虜初求貢甚急我國未之許也後以順義爲之懇乞黽勉從之然一切約束賜與皆與順義不同而彼亦不敢厚望蓋方以得請爲幸而無復橫覬于望外耳乃自順義西行見我厚撫而優遇之豔于求索之利遂蒙覬望之心昨延鎮即欲比例求陞官加賞其意望漸賒端不可開也夫套虜之求貢不獨利賞賜關市也方其未貢時延寧之間搗巢趕馬無歲無之彼牧畜不得蕃息老弱不得安養又北備瓦剌南防中國其苦甚矣自欵貢以來內無搗巢之患外

有關市之利得以其餘力從事于瓦剌則貢市事利于彼乎利于我乎即使請求不獲亦不敢釋重利而結于我況其精兵健馬消耗過半東借助于順義不獲西修怨于瓦剌不能其衰弱無能爲之狀亦見矣故在今日西鎮諸公惟當堅持初約稍事覊縻而厲兵秣馬以待其變不宜曲徇其額外之請以自敝也惟高明裁之又前語薛憲副乃牧地事非屯田也近使公措畫俱已周悉趙卿被論故格貫之凡以爲此惟公策勵之期有實効而已外具別幅統惟鑒存

答總兵戚南塘授擊土蠻之策

前順義部下酋長密報土蠻入犯消息即馳語薊遼軍門戒備數日以來警息沓至西酋所報不虛矣不穀料此賊必闚灤東今日之事但當以拒守為主賊不得入即為上功薊門無事則足下之事已畢援遼非其所急也賊若得入則合諸路之兵堅壁以待之毋輕與戰我兵不動賊亦不敢開營散搶待之數日賊氣衰墮然後微示利以誘之乘其亂而擊之庶萬全而有功足下經營薊事十年今乃得一當單于勉之勉之厲亦以破虜為已任具見許國之忠但古之論戰者亦不全恃甲兵精銳尤貴將士輯和和則一可當百不和雖有眾弗能

戚公昔居南兵故公以為言亦思告矣

用也竊聞北人積憤於南兵久矣今見敵則必推之使先勝則欲分其功敗則必不相救是足下之士能戰者無幾耳軍情乖離人自為心鼓之而弗進禁之而弗止雖有嚴刑峻法將安所施羊羹之事可為明戒足下宜深思之時時查軍情向背布大公昭大信毋信讒言毋徇私情毋以喜行賞毋以怒用罰部署諸將宜令食多而養厚者當先毋令失職怨望者當劇處虛心受善慎毋偏聽察軍中如有隱鬱亟與宣達平日號令如有未妥不妨改圖士卒毋分南北一體煦育而拊循之與最下同其苦務使指臂相使萬衆一心知愛護主將如衛

頭目則不待兩軍相遇而決勝之機在我矣如是乃可以一戰望成功也惟足下預圖之不穀平生料事往往幸中凡所與足下言者須句句體認不可忽也

答浙江吳巡撫

說得出

公起郡守用。治行異等。二三年。即拜中丞。列于九卿。開府兩浙。此　主上之殊恩也。未有勳庸以報知遇。即納履而去。忠義之士。固如是乎。古人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　朝廷舉數千里膏沃之地。界之于公。言必行。計必用。何事不可爲。何功不可就。而必欲去之以爲潔。豈朝廷有負于公耶。或曰公昔以舉刺勞方伯事致郤令

見勞亦大用內不自安故去者此又非大人之弘度也廉藺寇賈亦居將相勢不相容猶先公後仇以濟國事昔公與勞徒爭禮讓微節非有宿怨深仇不可解之釁也今公處浙勞處閩壤地懸隔畫疆而治又非有同居並位不相容之勢也萍浮江湖一撞而去即隨風分泊矣何嫌何疑而必欲相避耶　明主在上方翕受敷施循名覈實以興太平之治願勉旃毋自損以孤輿望公之簡用僕所薦也竊恐執事者不究于忠義之節而湛于世俗之見以扞當時之支用則僕亦將有連坐之累焉書陳惟執事圖之

眞意近古

答大同巡撫賈泰宇

僕平生好推轂天下賢者及待罪政府有進賢之責而勢又易以引人故所推轂尤衆有拔自沈淪小吏登諸八座比肩事　主者不可勝數然皆不使人知不望其報何公之惓惓于僕也哉夫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已者容僕之於公非敢僭爲知已也而公以知已待僕夫使公誠以僕爲知已也則古人之所以酬知已者固必有道矣觽覬終不敢當仍璧諸主藏幸惟鑒原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兩奉華翰一言順義求討一言黃酋鷙鷙請觀來文與

公回諭悉與鄙見懸合敬服貴酋狂躁反覆不常乃其故態其言作反未必實有此謀但虛嚇耳惟安靜以處之嚴備以待之久之計阻氣衰伎倆已盡自當入笠矣彼不來市我亦省費不必責其來補但移書順義責以負約使屈在彼彼敢來犯則簡銳擊之若不來犯亦不必往討也又聞王把總者頗非忠信陰陽其間以規重利其所言亦難盡信也今想已就羈縻得勝市不知何時可竣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辱示虜情謹密示東鎮預為之備東西夷人原是一家

犬羊之性惟利是視安能縛其手足使不東行惟知之速備之嚴使入而無利則雖驅之亦不肯從矣今三衛之夷朝入貢而暮犯搶　朝廷未能一一詰治之也而欲責之于新款之虜能乎願義築城是自敝之道其所求人夫車輛固决不可許若物料量助之以慰其心可也允公所密示札皆藏之於心一語不可泄也

答河道巡撫儲愛所

承示所刺屬吏大抵皆房河東論劾者想感於陝西牛希尹之事慮人以為隱蔽也竊以為事理不同難以槩論前牛希尹與督撫同居一城敢行貪肆陝西二司乃

不以其贓跡開之本管督撫而遠開之于隔省巡鹽故旨中一詰問之今房河東差滿例行舉劾與前特疏論列者不同又無河南二司開揭之跡何嫌于不發乎以理揆之本省撫按於屬吏爲親其賢否知之爲確巡鹽等差兼轄者訪之未必實如有虧枉在本管撫按猶宜爲之申雪若彼此約會務爲雷同則特立獨行之士寧不爲衆毀所鑠乎又近

旨中明先審後劾之例望着實奉行此後吏治當益精覈矣大疏以中州遺賦請

恩蠲貸計曹題覆未能盡從頃面奏

主上惻然興念渙發德音悉行豁免并大疏所不敢請者亦破例蠲恤

此　主上浩蕩之恩也永城賊情事殊爲可駭須即移書淮揚撫按亟爲協捕此地古來多盗不早撲滅將至滋蔓不可不慮也

答宣大巡撫賈春宇

前發宗室出城疏即屬都臺議處會科臣亦有疏論擬俟其入京當盡法重治之然料其故作聲勢爲挾詐之計無意越奏也今果中道而返竊思彼既已喙免難盡從越關之宗例止可將爲首者重懲餘姑未減而行查教唆主使之人以伐其隱奸斯亦足以示儆矣凡今　朝廷旨意一字一言皆有含蓄有關係非漫言者撫按諸

忠肅宦
最重

能全　勇者勝負

居中國正　如此

公肯細玩而力行之何事不辦哉徭役冊籍領

答總督張崌崍計虜酋鈐束其支屬

貽眷小兒至京猥辱垂問深荷雅情馬王大二酋橫索事前偶有聞即以奉諭茲承示始知其詳中言自革罰處云云此不服順義青酋鈐束也然青酋乃一枝之長順義又諸部之長青酋云兄弟順義親則叔也尊則王也可不受命乎朝廷馭下以大制小以尊臨卑若與其卑小者交關行事則尊大者無權不能領衆天下日益多事而朝廷體統亦甚褻矣華夷一體寧可亂乎願公熟計之麻帥素稱智勇若能擒此虜當以斬馘之

耳據洪而一清其耳自此相略也

功賞之但須秘圖不可輕動也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言捕盜

承俯諭奏報賊情事謂別處不報而獨責之江南似以朝廷爲多事煩苛者是未細繹前旨也夫奏之與報事體不同奏謂奏聞朝廷報謂申報上司詳前旨云撫按嚴督兵備等官整飭武備時嘗體訪如有盜賊生發務要即時從實申報事大者奏聞寬限設法緝捕夫謂如有盜發即時申報則不問城內外皆當申報上司矣謂事大者奏聞則非事大者雖城內亦不必奏聞矣然盜發雖有遠近賊情雖有大小撫按皆當一體嚴

督有司設法緝捕者此　旨意也非鎮江之事　朝廷原未責其不奏但惡其不報及報不以實耳賀氏之賊發於去秋而今歲三月間撫按始知之是曾申報否乎南都已獲蔡朋行該府緝捕夥盜而該府不認以爲烏有是曾失事否乎范良呂袁漳等家被盜皆以未嘗失財爲解乃其賊冏獲於浙中也其所報實乎否也江南以隱匿盜情爲常事數年之間一發于揚州再發于太平今三發于鎮江至使失主被傷而不敢承大盜公行而莫之問則法紀蕩然矣別處曾有是乎　朝廷以四方之耳目爲耳目今地方官挾同欺罔撫按耳目已盡

爲所塗乃　朝廷別有所聞一行詰寃遂以爲多事爲
煩苛是欲使欺隱之弊馴至如秦元之末季而後已也
承問敢直陳其愚幸惟鑒原

答四川巡撫張濛濵

承華翰及頒布條約一一領悉但導民以行不以言孫
子云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過也約束已明申令已
熟而士不用命則士之過也殺之無赦故能使婦人女
子皆赴湯火冒白刃而不避今治吏亦然科條旣布以
身先之有不如令者姑令之申之申令已熟則不問官
職崇卑出身資格一體懲之必罪無赦如是即欲令之

建生祠者
天敗人意

爲吏者皆龔黃卓魯可也若徒以言語教詔之雖口敝脣焦畢竟何益且昔之治蜀者皆以嚴效遠則諸葛孔明張乖崖近則王浚川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任督之見惟高明擇焉

答蘇松巡按曾公士楚言撫按職掌不同

手翰領悉吳素稱難治頃來直指使者能舉其職者鮮矣執事以望選宜急蘇竊謂撫按職掌不同政體亦異振舉綱維察舉姦弊摘發幽隱繩糾貪殘如疾風迅雷一過而不留者巡按之職也措處錢糧調停賦役整飭武備撫安軍民如高山大河奠潤一方而無壅者巡撫

之職也近來撫按諸君不思各舉其職每致混雜下司
觀望不知所守以故實惠不流至于直指使者往往舍
其本職而侵越巡撫之事違道以干譽徇情以養交此
大謬也因憶嘉靖間有周如斗者巡按蘇松信豪宦之
言博流俗之譽將應徵錢糧槩請停免士民悅之為建
生祠奏留再歷遂超陞蘇松巡撫及為巡撫則錢糧徵
發自責彼宰不復能行其寬貸之政將以前免停追賦
復行徵派於是士民怨之毀其生祠刊布謗書向之稱
頌德美者轉而為怨懟忿恨矣何則驩虞之術易窮眾
庶之欲難厭也況此中人情叵測眾庶難調惟一以大

公至正行之庶得無咎無譽可辱俯詢敢以職掌爲告

幸裁擇焉

答薊鎮鄭範溪

一刀兩斷

承示得勝市已竣上谷罰處滿酋亦已就緒則三鎮歲事畢舉矣慰甚順義使恰酋處置上谷罰處甚力此順義之忠也乃滿酋兄弟不聽其令而罵恰台吉亦順義之辱也便中宜遣使一謝之一激之以爲後來張本

答三邊總督鄭範溪

虜有智畧者急收之足徵相才

承示虜王病篤今春恐不能起矣須報套虜西搶者知虜王病亦皆洶洶况板升之人素倚老酋爲主老酋死

那吉弱不能附其衆加以荒旱諸夷思亂虜中自此多事矣那吉忿老酋之分其衆即欲西牧其智畧可知矣此虜初降吾撫之甚厚今當急收之使與哈酋同心協力以爲外藩一應貢市事宜悉如老酋在時行黄酋病不死必且譸張爲患公宜乘時厲兵秣馬厚撫戰士爲自固之計老酋若死虜中有變隨機應策在我自有餘力矣尊札亦即封呈　上覽

答應天巡撫朱東園

存齋老先生以故相家居近聞中翁再相思頗不安願公一慰藉之至于海嗣峰之在吳其施爲雖若過當而

貞為朋友即直為國家

心則出於為民霜雪之後少加和煦人即懷徠亦不必盡變其法以狥人也惟公虛心劑量之地方幸甚

答松江兵備蔡春臺

惟公昔在姑蘇有惠政士民所仰故再借憲節以臨之乃近聞之道路云存翁相公家居三子皆被重逮且云吳中上司揣知中玄相公有憾于徐故為之甘心焉此非義所宜出也夫古人敵惠敵怨不及其子中玄公光明正大宅心平恕僕素所深諒即有怨于人可一言立解且中玄公曾有手書奉公乃其由中之語必不藏怒蓄恨而過為已甚之事者也且存翁以故相終老未有

顯過聞於天下而使其子皆騈首就逮脆不幸有傷霧露之疾至于顛隕其無乃虧　朝廷所以優禮舊臣之意乎亦非中玄公所樂聞也僕上惜　國家體面下欲爲朋友消愆業知公有道君子也故敢以開惟執事其審圖之

答陳節推

恭惟老師台壽今年始踰七十比張蒼佐漢之年甫爲强半覩尚父興周之歲未逮九齡側聽台候聰明步履强健盖天佑　國家留柱石之佐永奠乾坤故逸之於煙霞泉石之間以綏福祉而候天和也頃不肖以所輯

內自訟語
事師事君

帝鑑圖說進講至漢明帝幸學養老事　上意欣然慕之第今今日欲舉行盛朝曠典憲大老以乞言則舍吾師將奚之焉不肖誠不勝慶忭茲以壽筵宏啓不得偕諸兄輩稱觴左右恪具不腆少將微忱惟宥其褻瀆而垂納焉幸甚

答陳節推十九

語曰愚者闇於成事明者覩於未然豈不信哉往奉台翰憐不肖之愚忠教以防微杜釁慎自持愛竊以爲事惟任理似不爲過曲爲之防有所未暇今果有遼左之事中外駭異以爲事出理外而不知老師已預覩於數

月之前顓蒙之見果於自信但知竭忠捐軀可以報國。更不思身雖不肖謬肩重任其進死退生關係非小乃議不返顧計不旋踵虞羅在前冥行直踣猶賴　主上明聖左右素相敬信故三至不疑眷意轉篤不然天下事豈不可為寒心哉以是不惟感老師愛念之深又自愧知量尚未足以窺宮墻之萬一也謹當服膺台訓益竭孤忠博求同德以固君子之交慎察衆情以潰陰邪之黨一二年後　主上聖志大定　嘉禮告成乃乞骸明農納莞鑰而去庶可以終受托之事耳未知有此福分否二兒差歸肅啓上謝并告不敏

此事關係甚大須知此直截說破是又忠以實手處

答張操江

辱教遠嫌防伺之說深荷道誼知己今 國家之事纖巨無細皆必面奏 意旨而行緣 主上日御便殿得以造膝從容盡其誠款專擅之嫌庶幾可免但僕以綿薄受 顧託之重今內外所倚惟僕一人誼當以死報國遠嫌避怨心有不忍惟不敢以一毫己私與焉爾頃奸人挾刃入內誣指新鄭所使上自 兩宮 主上下自閭閻細民一聞此語咸以爲信而抵隙者遂欲甘心焉中外洶洶幾成大獄僕切心知其不然未有以明也乃面奏 主上斯事關係重大竊恐濫及無辜又委曲

開導以國法甚嚴人臣不敢萌此念請得姑緩其獄務
求真的乃可正法荷　主上面允而左右中貴人亦皆
雅相尊信深諒鄙心不敢肆其鈎鉅之巧伏念六七日
至于旬時果得真情新鄭之誣始從辯釋　國家元氣
乃得無損不然此公之禍固不待言而株連蔓引流毒
縉紳今不知作何狀矣嗟乎如僕苦心誰則知之日來
篤此形神俱瘁鬚髮頓白啗茶茹蘗又誰與憐之耿耿
丹心祇自憐耳丈初聞此必重驚駭恐遠不詳其顛末
特以奉聞南中士大夫有欲知者亦可略示其槩俾得
安意無恐外奏對近稿奉覽

東橋好賢明文忠好所知

與南掌院趙麟陽

僕昔年十三大司寇東橋顧公時爲敝省巡撫一見即許以國士呼爲小友每與藩臬諸君言此子將相才也昔張燕公識李鄴侯于童稚吾庶幾云云又解束帶以相贈曰子他日不束此聊以表吕虔意耳一日留僕共飯出其少子今名峻者指示之曰此荆州張秀才也他年當樞要汝可往見之必念其爲故人子也僕自以童幼豈敢妄意今日然心感公之知思以死報中心藏之未嘗敢忘前年顧峻來見僕因追憶公言不覺噓唏流涕念無以厚之欲以鄙衷控之

皇上辭免當得廕子穆之於顧以報知己會楊虞坡太
宰知之爲僕謀曰東橋告督工
顯陵有勞宜廕爲當路所阻當時先後在工者皆廕而公
獨無此可援例陳乞且公海內名流補與一廕豈得爲
過逝于工部查公果未霑恩遂令峻生具疏陳情自乞
蒙
恩俞允此
朝廷錄舊之恩而僕報知己賛成之義也今聞其侄輩
咸起戶爭言峻是三房倫序不宜授揭留都法司欲行
查奪彼盖不知乃祖見托之言僕報知己之意但知錄

爭相不敢出一言說得悲憤淋漓

麾常例相競耳且已來

明吉孰得而易之乞公明示以大義給峻生一就照廉

不爲彊圉所陵而僕區區之義亦可報東橋公于冥漠

矣縷縷聒聽統惟鑒原

懋修曰東橋先生不惟知先父又知其幼子峻不自

致青雲必待見故人乃得功名此等神識若有前定

數以主乎其間前事神識殆不可及

謝病別徐存齋相公

居正惶恐頓首再拜上書師相閣下居正步不自愼被

狗馬病伏蒙台慈得請其愚即日南發遽隔門墻未一

奉音㣲徘徊瞻望竊念正自寒士非閥閱衣冠之族乏金張左右之容弱冠登朝頼相公甄援厠在下弟子深蒙鑒奬雖件舉知深於徐孺中郎倒屣於仲宣未為過也知己之恩屏悚國士之報假令相公與周召之業使如正者東帶立朝參制作之任或拾遺左右備九九之數雖不能使惡言不至門人加親然進奮短翮飛翔之用退效杞梁一介之死正雖至愚敢不勉乎小人命薄分過災生蒲柳之質一旦溘　先朝露則終已無以報知奬之恩死有餘恨竊不自諒有惓惓之愚秋毫少效于萬一惟相公裁察焉相公雅量古心自在詞林郎負

重望三十餘年及登揆席蓋一切情內無瑣瑣姻婭之
私門無交關請謁之釁此天下士傾心而延佇也然自
爰立以來今且二稔中間淵謀默運固非謭識可窺然
綱紀風俗宏摸巨典猶未見使天下改觀而易聽者相
公豈欲委順以俟時乎語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竊見
向者張文隱公剛直之氣毅然以天下為己任然不逾
年遽以疾殁近歐陽公人倫冠冕齊用方毅亦奄然長
逝二公者皆自以神智妙用和光遵養然二三年間相
繼凋謝何則方圓之施異用慍結之懷難堪也相公于
兩賢意氣久要何圖一旦奄喪誰當與相公共功者況

令榮進之路險于榛棘惡直醜正實繁有徒相公內抱
不羣外欲渾跡將以竢時不亦難乎盍若披腹心見情
素伸獨斷之明計損流俗之顧慮慨然一決其平生若
天啟其衷忠能悟主即竹帛之名可期也吾道竟阻休
泰無期即抗浮雲之志遺世獨往亦一快也孰與鬱鬱
顑頷而竊歎也夫宰相者天子所重也身不重則言不
行近年以來主臣之情日隔朝廷大政有古匹夫可高
論于天子之前者而今之宰相不敢出一言何則顧忌
之情勝也然其失在豢縻人主之爵祿不能以道自重
而求言之動人主必不可幾矣願相公高視玄覽抗志

塵埃之外其於爵祿也量而後受寵至不驚放然不利之心上信乎主下孚於泉則身重於太山言信於蓍龜進則爲龍爲光退則爲鴻爲冥豈不綽有餘裕哉公孫弘有言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身爲漢相脫粟布被良史稱之夫京師四方之極大臣庶民之表也自頃內外用竭習尚侈靡貪者裋褐不完而在位者或婢妾衣紈綺百姓藜藿不飽而在位者或厮養厭粱肉此損下益上之尤者也誠宜倡之以儉視之以禮弘晏子狐裘之節覽詩人羔羊之詠庶儀刑百辟易移侈俗也夫天子有諍臣士有諍友故能動不失則故石猶生我

美疢滋毒也端人直士藥石也今色孔壬美疢也然端直勁而難親令壬柔而易狎願使之人未諳而惟唯未言而諾諾較德則擬于臯伊論功則卑乎管晏足使人志滿情逸受其面諛此高允所以深疾閔湛謂其所營尺寸之間而昧崖涘無窮之害者也㦯相公擇士之端諒者使在左右資其匡輔聞其讜言亦鴻業之一助也

夫士習者人才之關也自頃士氣頹靡廉恥道喪苞苴顯於贊維倖孔多於古羊乞溫逐臭相煽成風豈可令明主在上相公在位而習弊至此夫爵祿賞鑒所以磨世也廉恥節義所以建標也爵祿賞鑒不足以激上未

止可以勸中人耳然上才百一中才者多令爵祿賞鑒甞歸之廉耻節義則中才者望標而趨矣迨夫清議已行士氣巳振然後相公鎮之以無名之樸醞之以醇和之氣即大化薰蒸風俗長厚矣此相公今日所得爲者若夫格天之業致王之功固非末士所與且愚蒙未諳故不敢言也夫翳薈之翔叵以論九蒼之高躋涔之遊無以測四溟之深相公德冠宇宙知兼衆哲而下走欲以管窺之見仰裨高深不狂則愚且以下賤干非其分不知者以爲預結於左右也然自惟受恩深重苟有效于涓埃即剖肝裂膚士所不辭况恤其他乎古人之言

曰近而不言爲諂遠而不言爲怨今將遠矣不勝感激榮積鄙懷臨發潛然詞不宣心仰惟相公清閑之燕垂察狂狷之言幸甚云云

與邊鎭廵撫王西石

辱翰敎具悉丈體國之忠任事之勇經理之畧東北一面可無虞矣昔李抱眞初在澤潞勝兵不滿萬抱眞厲以忠義省財用閲軍實數年遂爲强鎭河北諸藩慴慴不敢越河爲寇抱眞力也以此見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艱難困憊忠智實由以表見也顧近來疆場之臣大抵選愞觀望飾虛言張首虜爲旦夕計非有長慮却顧爲

邊撫得人可救世界二十廟堂最宜重此

地方至計也因仍成風邊事大壞夫仕宦至於廵撫受國恩不爲不厚功名不爲不顯矣事有關繫宜以死生去就決之乃諉諉然求便其身圖此亦不忠不智甚矣今者 廟堂頗亦厭此苞苴不行功實漸聚吾丈素懷忠赤當一面之寄此千載一時也事有易置者不妨先達本兵次第舉行詢于有衆事事求實又本之以誠懇持之以堅忍慮定而後動鮮不濟矣弟望丈之重敬丈之深故敢肆其狂瞽以丈位隆望重稱休光頌盛德者當不乏人固無事弟喋喋也遼東地圖備悉者幸見教一帖

序

丁丑會試錄後序　申時行

是歲丁丑南宮士大集　上命輔臣臣四維典試臣時行輟　講帷事以從士旣籍　奏臣謹遵故事序諸末簡臣觀往昔勸駕績食之士大指在明先聖之道而習當世之法兩者士所挾以爲重上之所寤寐側席而求也昔周之隆日以德行道藝漸摩庠序之中然猶始和布令月朔讀法俾益習于官府都鄙之治士皆專志一節修實而效之居則稱先王出則維天子使爲王國之幹其盛如此自漢以來經術多岐吏議紛雜故出入不

悖所聞者恒董董焉蓋教化立乎上則士之需染也易習尚成于下則士之振奮也難其效可睹已我　聖祖明道立法經緯百王一切剗偽斵雕以實行求士諸不在六籍孔子不列于學官非義理典訓之文不著于功令自　朝廷逹郡邑科指條教犂然具嚴百司務廩廩舉職而不然者吏奉三尺隨其後故士誦述先聖童而習長而安如此之專也進而任當世稟仰　成式畫一而守之如此之易也二百餘年士之秉道循法稱學術事功者炳焉可述卽成周何以異是然臣嘗過計以爲文敝于太盛法玩于久安敝則緣飾愈巧而實不修玩

則撿柙常疏而節不立此士之所大患也比見俗學之士多驚詭奇譚說之家常持空幻非徒繡其聲悅又說淫詞而助之當官蒞衆則微文避課先名譽而後職業即重禁之其勢不止何也則習尚已成而溺焉者衆也故爲今之士則稱難矣　皇上天啟睿明游神聖緒日討論　國家故事興修　聖祖之約束　創守不易轍臣　主不異意此亦士振奮之時也臣被　命校士操衡量而程槩之其言皆宗本經訓力還雅馴兢兢于當世之務可不謂承　澤仰流能自祓濯者乎雖然臣覩其言未覩其實也夫士挾策而升能篤論質言有司

固收之亟而不暇求之備迨分職就列奉　主上奔走則受寄重而課責嚴有不貴其言而貴其用矣藉令飾樸售僞不當于功實者是道之賊而法之所黜也蓋孔子論禮樂從先進惡似是而非諸士宜何處焉砥節而首公先勞而後祿惟職是修不計謗譽惟力是視不校險夷寧言而戇毋以便給遂其私寧行而觚毋以淟涊渝其操則庶幾哉秉道術法之士能修實以效之　國家而不負于臣之所舉矣頃四方奏賢書　上輙留意省覽即一二譌舛皆手詔詰問有如士不效實異時士挾籍而問主者則臣且蒙罰而士亦與其恥聲吁可

懼哉諸士勗之俾臣得逭于罰也則幸矣

序

○賀郡侯華楚周公入覲序　　余有丁

予載橐直承明廬見　天子肆覲羣后時凡四方牧岳各率其職入王所而奏　天子大計則自我浙江始浙江自牧守而下若邑長吏若丞尉若諸椽文學守得差次之上于　天子天子詔大宰廢置復命侍中于殿上臨飭如上旨而擇岳牧治行有異等者賜宴于大官錫之纁帛鏹楮以寵過庸是不爲闕鉅希遘者哉　今上御極二年將舉覲典則郡周公以職叙往郡于大夫相率謂公以　主上秉新政與天下更始瑩精太平倘開

合宮衢室延見襍問上計長吏將陳說閭閻疾苦得爲不得爲之故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公當從後叩頭謝條其對以稱　主上意則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公謂某幸得備位爲郡守即不能興化條有以自効亦勉思職事簿郡中諸吏條其得失以屬上計而奉　主上財察盖明之邑五而爲令丞尉掾者亦五類未必皆賢皆不肖綜覈吏功當與簿合必名實相應者乎奏言某也賢某也不肖不敢狥明並海爲郡地淳鹵無商賈往來不順於山即順於渚今山出厲禁渚出嚴章民無所聊生五月至六月不雨大無禾麥以奉軍興

歲不下千餘鏹民且日億予奏言請急省軍實薄租賦
毋動搖國本民絲也理則理亂則亂惟屈伸其有奸宄
也猶苗之有草也草易滋蔓滋蔓難圖予奏言請鋤奸
詰猾以安良善弗敢個諺言埜有荊棘聚糧者懲田有
蟊賊望稼者悲民憊矣豪復與民爭利利不在民而豪
愈橫以敲民視貨若鴆畏豪若虎假使長吏縱不問是
舍豪也即問之是操豪急也操不可舍不可政無所重
輕是荊棘不見伐蟊賊爲殃非所以任民也予奏言請
抑豪以扶民罔敢縱於是吏丁在告有味公之言也曰
公惟有之是以似之矣公下車廩廩乎廉貪貞淫之化

浹于境內意在成就全安下吏而條貫詳備吏不敢欺即無梗于貪淫不職者人人問以謠俗民所便宜減損更徭十之六七必偃拊而燠休之毋事操切擿決摯擊而訟至立斷較若持衡法訖威富不為少阻而銖兩之奸無不畢得使負擔者息肩咆哮者不敢入千里蓋公潔修通敏精經術而溫良有醞藉故行縣未三月而民之服者如鑑信者如蓍懷者如乳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如此公即入而引見 主上有所陳對 上還而察公所行知其所以然必將曰太守勞苦是真能以廉貪貞淫之風興大化者也公所得寵異當不後矣詩有之樂

只君子邦家之基語公治也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語公
以政治述于　天子也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語
天子燕公以示慈惠也子大夫聞予言述之以語公公
曰惟力之弗舉某弗能益惟邀惠二三君子疇敢不懋
嘉言是服遂載書而行

能暢所欲言可以告君可以規友

明文奇賞卷之三十六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序

丙戌會試錄序　　王錫爵

萬曆十有四年丙戌春禮部復當會試士集　闕下待試者四千六百有奇尚書臣沈鯉侍郎臣朱賡臣王弘誨以考試官請　上命臣錫爵偕學士臣子義往先是科臣條議以人文日盛議廣　制額以易書分考官更署不便議廣貢額有　詔皆可而　上德意所嚮尤在厚招髦俊以充任使特著令自今歲定取士之額三

百五十人一時 旨出禁中中外喁喁創睹開科盛典士以加奮臣不敢不加詳故事考試官受成事於分考涉筆署次其甲乙巳耳而臣於此三百五十人者皆目所注閱日與在事諸臣往復商校而後定自謂無遺明命題分卷皆錯綜緣手探筴而决之自謂無遺法臣之愚也以 上所非時 詔召從田間入參機筦 恩幸至隆每日惟頂踵不足報萬分一則攝衣吐哺陰求天下之賢者以日月薦引未嘗不心盡也然臣又自謂曩者未嘗報 上報 上自今日始何則因六藝之筌蹄攬四方之羔雉其得人較廣又謂 聖主更化起敝丕

釐士習之初有司者奉行乙酉　詔書一切程士之文
不夙搆而具臣乃得顓其日夜之力於校文錄成而獻
之幸不辱　命此非臣之能乃　上固以不欺敎臣也
抑臣竊嘗歎世有大欺而習焉不察者夫今主司之程
士其有不揣吮談成弘之際者乎其亦有以成弘之文
課子弟者乎士之字雕句繢剽獵諸子二氏之唾餘見
謂弗收至主司自爲辭非諸子二氏無取也籍具在此
可謂不欺否臣以爲　明興迨今太平盛理如日方中
皇上紹隆棫樸弘振典謨久道之化且日融月浹士當
其扶輿元氣盡洩之時勢不得不日趨於文而主司業

受其必趨之勢羞太牢以進自不得復藉口含菽飲水之適也故臣今者相士神識藻采無所偏遺間亦頗參諸子二氏微言不詭于六籍者惟剽獵雕繢無取焉而臣又不敢自犯綺語戒以明不欺使夫按籍索臣者知其無遁心之趣舍退而與子弟無後言也蓋古志有之以表示臣以鼓語耳臣亦望諸士之耳目臣而效之上也故曰報　上自今日始雖然士即其一日之言信臣耳錄既成獻臣且率之見　上而儼然班榮次奉弇走焉其名甚羶其途甚遠甚羶則無所不嗜甚遠則無所不跡是歎之端百而其耳目臣者一也臣何敢不思

異日者臣乃在史局錄士順天未闕聞吏議而士又方
其額舉鄉校爲諸生臣竊不自揆以爲賢者遭時砥礪
立節顯名爾毋庸以賓興爲恩府當是時士聞臣若言
毋不洒然生氣者臣亦且自珍敝帚守之至于今十四
年往矣臣非復在史局時士亦非復額舉爲諸生時會
今年天下新計吏 上所受郡國之計簿臣以職事得
與聞因退而私考故所期砥礪立節顯名之士大都悃
愊治辦無全材監司臺省無全譽而臣始恩矣 上赫
然用重典以賞罰示激勸如持兩衡而主廱司覈之吏
常苦夫人情之多疑怯行賞而勇議罰而臣始益恩矣

一臣之身乃空言之與更事何如哉士即其過信臣則
臣之澈帚無爲也嘗試閱當世之故考得失之林周章
漢條三五申令能自引經生束首受吏法否臨岐路而
涉末流能介然有所不爲不欲不言否貿俗豪舉智勇
功名之會能毋以矜款爲性眞脂韋爲骨體否能澈車
羸馬以朝入里門而趨勞能謙滿能挹否此屬指一不
當而世輙以荃茅同腐而棄之曰　上且彌天罝羅歲
溢額五十人焉顧直患官少不足充貢辟爾無所事惜
才爲也此臣之所以爲士愳也且夫效　主酬知保終
釋愳則義莫如不欺者然不欺難言矣布衣伏處之士

獨行惟影獨寢惟衾斯可以肝膽不外見而遁也若乃同任職而良楛見同趨名而靜躁見同游世而茹吐見夫且奚遁文中子曰我未見詐靜僞儉者又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爲詐我則好詐焉不爲誇衒若愚似鄙今人以爲恥我則不恥也此皆待尋聲聽貌以知其肝膽士獨奈何敢輕言不欺夜浮澆在前功實居後而謬悠自信以鄉評官論舉無足愳者則言不欺乃欺也臣故以臣之自爲愳終不欺之說焉在易漸之六爻以鴻之漸羽取象仕進而初之干三之陸四之木五之陵大抵皆兩立貞悔之交當喜而愳者其間獨磐之衎

衒見謂無愳然聖人且以素飽戒之乃後始歸之升達不亂而吉於戲懼豈獨在臣哉士惟毋忘愳則臣亦且毋忘故錄士順天之言行復抵掌而效之臣不愳矣謹序

袁文榮公文集

我

世宗肅皇帝始定大禮和寧天人乃益嚮意文學之士奉璋祓廟橐筆戍籓而稱禁近臣者廪廪庶幾賡歌揖讓之風焉而公車司馬門鱗集待詔不能悉當上指則往窺緣宅徑資脣吻以入于是楈臣左右之名薦士者

天子時自以手書慶次取舍稍抑奪其權而我師少傅袁文榮公重矣公初以明經上春官擢第一既及第守翰林二十年而　天子知公名日深延入侍帷幄晉叅大政皆不卜不謀倜然恨得公晚雖公亦自謂千載一遇也故生平著作於代言應制爲多　上數有所徵問夜分出片紙禁中使中貴人刻燭受公對對成以屬其傷侍史封題紀歲月而已乃其出入風議纚纚數千百言自　天子左右蘭臺石室外閟而不傳者豈少哉公殁後且數歲而厥嗣中書君葆佩手澤蒐採麋遺得什一二于四方好事者刻之嗟乎此亦禁中一臠嘗者可

高者不可句今亦少矣

[illegible]亦似之

以知味已而錫爵閒頗聞世儒之論欲以軋茁骫骳微文怒罵闖然入班揚阮謝之室故高者至不可句而下乃如蟲飛蜂鳴方嘵嘵哆公以為文字至有臺閣體而始衰嘗試令之述典誥銘彝則如埜夫閨婦強衣冠揖讓五色無主盖學士家溺其職久矣自錫爵游公門下公所為文章皆肆意衛口對客立就古辭古事如鬼神輪運以供佐使而華富溫密卒澤于仁義炳如也身不出長安門螭頭除泚所在成霖故無吻頰鳴悲之怨非兩漢三代之書不觀非爾雅方聞之士不友非咸夏鈞天之音不聽故無棘塞詭衆之辭夫天球綴璐陳列

廣庭大劒高冠班侍左右然後知魚目之亡光面墻之至困也公壬戌策士有云古之帝王建鴻惪者必有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惪乃彰蓋若以自謂云時錫爵忝爲公高第弟子服義未深而公已升爲列星故于中書君之請序書以畀之非敢曰知文也

密箴後序

今御史中丞詹汝欽氏旣爲其鄉先生蔡文莊公疏請得追謚因刻其密箴以傳而問序不佞久之未得其說也一日忽記爲史官時少保趙文肅先生閒呼與講學而不應先生曰子薄講學乎不佞謹對曰小子何敢

肯日詅便是好人

然是故惡夫以氣稟嗜欲駕學問而行顯寄不相權者、
先生曰、何謂顯何謂寄、曰勝人之謂顯自勝之謂寄、語
未終、而先生起躍然曰、孺子可教、巳當昔竊自喜年少
見一斑、驟而得先生肯語、巳涉學遊世、迨今二十年、始
大悟其向者言寄之麤也、夫寄箴言自立言自反言自
愛不言自勝、其條五十、大抵皆獨坐獨臥時、以治心養
氣去妄去矜爲默而寡過之行、無勝術也、故汝清自呼
小人自嘗嘵嘵嘐嘐自戒老自悔博自危、知勝之爲害
也、葢蔡先生沒、而其行世之書止于解經圖說爲後生
嚆矢、乃世鮮傳其寄箴、而當昔相與標立門戶、縱辯自

纔小人恐是第二義

文義尚擲今日尚靜書中書心

矜之士其書恍洋可喜學者至今師宗之然此乃勝義非密義也勝義可以屈君子密義可以愧小人而世之降而趨也與其使君子屈不若使小人愧夫愧心生于巳之不勝知不勝乃可以言爲巳而勝者非巳也少以用壯勝辯以禦訥勝躁以飾靜勝天下之事一入勝即不屬之巳故自予小子之讀密箴也請終身不敢言勝人亦請終身不敢言自勝 止葊

賀撫臺趙公考績加恩序

萬曆甲午應天巡撫缺　天子若曰是惟予股肱重地其擇老成敭歷乂練文武事者以往而廷推四川趙公

以原任都御史即家拜兵部侍郎開府應天 命旣下則東南士民舞手相賀曰是得人矣而先是公撫甘肅自福建順天再徙業已稱久次其在甘肅且逾年而會虜入洮泯罷歸時論久稱屈故再起畀重地予卿銜示不階循常尺寸以進者于是賀者復相與憂公之不能久也何公果辭推少宰不報則吳民益喜出望外而或又有疑 明主意不測以爲地方留公之利不若使公遂尹天下之爲公會明年公以丁酉之某月通前甘肅俸滿三歲考部疏朝夕下公得用賢勞晉階 予誥三代然後民始知 天子虛席倚公之意不薄而又知公

之得褒寵以為吳也則愈益大喜曰公且為周文襄文
襄故撫吳都御史在正統間以均粮治水積功惠于吳
者也歷官至宮保尚書終不改鎮故吳民遂以為公頌
云嗟乎使公不出長安門取卿相有以易此聲者乎于
是公之屬布政使曹公等共造屬錫爵言以賀夫天
子急我東南不難久借公以活我兀兀命于螺蠃蒲蛉
之鄉而錫爵屬謝事里居茲公之宇下恐嘿嘿已乎抑
使君徵其事而不敏以意對焉于是使君進曰丙申之
秋苦雨傷稼則既八月矣于報災例已後時公慨然疏
聞語甚痛卒得留漕粟之半所省耗米以二十萬計輕

賚銀以九萬計匪是者爾時踴貴將漕難輦輸百而當一民間一而當百民力盡乆矣錫爵手額曰然予之饘斯粥斯亦已乆矣願聞其次使君又進曰自東事起東南宿重兵苦加派公至立撤其半以寛民茲議復故額而公終不欲苦民疏請留關稅以充雖部議不即允業有端矣往歲當事者移鎮句容遥以歲重示控制已耳公獨櫛寒沐暑歲歲出行部討軍實訓之而又躬廉儉以風庶僚所過郡縣不責供傳不以鍰贖私交際往往節鉞次境上民無知者其所忩創爲有司徵糧土客兵支餉圖籍皆深中隱蠹科條畫一墨帥猾胥不能臨時

上下其手而軍民以安其惠而靡精而不煩多類此者某曰唯唯使君與公同甘苦劑緩急固宜知公蓋古人貴不聞不見之功今人反之往往張小為大中緩外急口哆鬚張見謂能憂時目不親伍陣耳不聞金鼓足不履邊壖紛紛議增兵增備一切取辦于不能自言之小民足寒傷心本末倒甚竊聞公昔者嘗撫甘肅矣時二酋內訌朝士抵掌談封狼居胥之功而公務持重無張皇以此坐忤譴去比公去而究竟所為安邊遏虜者安在則其效可睹矣蓋今天下最患者上不憂文法而憂議論下不憂倭虜盜賊而憂在流離渙散與譸張好亂

之民當公在甘肅時羽書飛流中外震動所見惟虜時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東南之憂在若形未形之間民之畏苛政也甚于虜此尤不可以忼慨激昂之虛聲奠歙而鎮浮也則其道莫若寓儲積于折兌寓增募於簡閱寓登陴授甲于宿飽之士寓高城深池於未盡之民力寓手足捍衛於輯睦之民心此之謂不見不聳之功要於事治民安而止豈必以口擊賊稱武健邪蓋吳之以周文襄頌公而　天子孜孜東顧尤若有懸而待焉者異日筭功計効其過文襄無疑但文襄之時吾吳如稂莠不芸蟣蝨未薙本富國而若不足故其治尚櫛若

居鄉不善
歸之父兄

今日之吳直如病庢之人仰粱肉巳耳投之以五劑則喝熱麻沸矣是謂眞不足故其治又尚靜攝則朝革一弊莫與一利不能使人不見而靜則吾所爲寓之道也不能使人見設以文襄居公地欲橫縱其田畝賦稅而翕張用之稟其羨餘以上實筐篚下哺驕軍萬萬不能夫張弛有時即宰天下亦若是而巳公異日驅而還朝爲天子畫萬世治安計錫爵老矣尚能操治吳左券以俟

劉封君夫婦雙壽序

古者舉士于鄉鄉之所名博聞孝友有行誼者即垂綸

非通論也壞名節即身為偷生況一官不可弃哉

負薪栖伏深阻已隱然負大臣宰相之望天子至爲之晝象而求纍輪奉纁幣而迎之惟恐不及而薦紳士大夫一或蓑衰後車入里門吏且執刀筆隨其後史且書之以爲謚蓋鄉評之重如此後世分出處爲兩途士不必階居鄉行誼以進進則一切課殿最詮名實者萃于其官其官能即鄉之所謂不肖排而去之者幾人其官不能即鄉之所謂賢察而用之者幾人于是乎吏議重而鄉評輕吏所謂潔潔自好之士其居鄉不藉氣勢營脂田美宅者幾人故曰鳳有時梟鸞有時蒿此言士節之易爲染也雖然蓋亦有性仁義出處一節者矣乃不

那得有此佳境

幸無賢父兄以經紀其門戶而日夜敎訓其三族之人于是乎依聲者譁躡影者騖于澤者誇士大夫力不能盡及其闇然受其名而不得辭盖不佞自解禍來所睹于鄉里往往而是家大人又數爲不佞言然後歎士大夫仕而遇合之難未若處鄉里而遇賢父兄之難也今司封劉大夫以試吏最入佐太宰尊顯矣乃吾獨多其處功名之際若固有之其砥節皆修稱于鄉尤著而大夫遜弗居也曰此本之父母敎云大夫有父曰某先生母李宜人今並貴加封年且並七十里中無與衡視者然先生有隱操雖貴猶然布衣蔬食悛悛儒生也仗義

立然諾不苟一介取予率先三族無寸楮尺券以煩有司顧獨侍李宜人執管鍵躬織作以佐先生事姑養嫂賑施鄉里費蓋不貲所聞于臨川人如此夫今之鄉評雖無當于吏議而吏亦頗擇一二以上其考若夫騙爲封官其身寵奉厚足以介然極其意之所欲爲文法吏事之所不及有能自引獲重語于鄉則不惟其子弟遇之之難雖造物者亦且固護而愛惜之毎陰閱世間高臺曲池乍興乍廢清歌妙舞乍熱乍寒而後知彬彬悳素之士獨以覺悟人蒙剖整邦族非淺淺也在漢部使者行郡訪有耆艾篤行之士如申公轅生並得徵詣

公車、而天子聞臨幸學宮、修祖割饋酳之禮、今此典、行不行不可知、即不行而鄉評之公固自有提衡于明明赫赫中者、觀劉先生夫婦之並壽、即其左驗巳、盖不佞亦有父母、且聞大夫亦亟稱家大人之齒于鄉也、夫聲同則應、氣同則求、物固有相感者、則不佞業有言矣

文毅孜孜於治水幸臣之良也思其人

祭趙定宇文

王錫爵

嗚呼俗化而澆士也輕節有俛其首有紆其舌以柔繞指謂之明哲柄臣之門櫆柳齊列猗維趙公壁立霞舉箴仕詞林挾其囊楮顧藐雕蟲羞茲茅靡直躬正色爲時砥柱江陵之盛炙手勢傾奪情事起有五鳳鳴公實倡之首干雷霆章交公車血灑禁庭一絲九關角巾歸榮天下譚士藉以揚聲天道小往世局遄更越從田間華膴踐登石渠紬史廣廈橫經再領師齋旋貳冢卿揆路只尺目佇同升忽而中讒馳傳歸里人望謝公且莫

且起頻年稱病稍謝友朋人望景仁彈冠就徵人心之恩可以觀悳名不虛附望豈終失一疾告殂于何其亟道之不行有淚沾臆嗚呼哀哉某也不敏附公賢書後先登仕顔頳禁廬歸隱同時志亦同趨公氣嶽嶽我步于于人之相知不必相如公過我規我病君藥人之相好不必唯諾豈無萋菲乘人于暴附足交讙眉睫改調我心匪石鑑可以照誦言在耳握手一笑君子之交終始勿貌一旦弃我中心是悼東箭臨門敢以情告嗚呼哀哉

祭王鳳洲文

萬曆十九年正月初三日吾瑯琊鳳洲兄訃弮京師其友弟王某爲位而哭越二月朔始獲走一介修素羞玄酒之祭而告之以辭曰嗟乎予之無聊也出山盖六年矣踽踽之行闖闖之宗得麄完面目于風塵澒洞之中則誰爲之救失而補敗哉奄奄之息孑孑之身得苟支歲月於死喪疾苦之餘則誰爲之舒憂而分痛哉嗟嗟弇州兄竟去我逝矣倂冬十六日手書具在不忍讀矣閩伯之歸而曾不及啓手片言之訣不忍聞矣昔者黄冠共隱白社共盟臥起共榻飲啜共盂得失共規予弟共敎令事事都盡不忍言矣先是予與兒婿之別閩伯

也遏而雨淚汎瀾不能自止蓋一年前妖夢已卜兄之不起矣而所恃者兄之先幾引決屬猒世味以留有餘之福一宜爲研咏名理相羊文酒年至而益强身閒而益修二宜爲生平服老氏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唾面能乾餧肉能忍三宜爲嗟嗟豈其所受語于化人甲申之讖八八之數遂不可逃邪將垂絶半偈畢曾參傲漆園別有爲之梯航覺路引證風圍者邪屬纊之夕拳且誡妻妾勿近子孫勿哭而予以摩趺把臂之友獨不勝雍門峴山之感臨風涕泗彌月于茲蓋亦知婦人之態非所以事兄而試設以身處兄之地有如犬

馬乎先朝露而隕則兄能沃而忘我否也嗟嗟三江砥
柱一代文昌九世卿族二難物望兄豈爲一人生而一
人死者四方後代之士聞兄者慕哭兄者哀讀兄之文
章與識其子孫者喜則兄又豈其以形生生而形歿歿
者顧支遁賈神於法虔羊曇持服於謝傳彼皆所謂達
生知命仁人而情至猶爾況以予之下劣不肖而方羈
紲世網又嘗以其餘[illegible]漫兄契濶六年遂成隔世則今
日釃酒緘詞哭望兄於冥雲寒露之表而如聾行車嘒
管之聲睹玄冕垂纓之狀又何悟獨生爲矣念與兄言
誓猶新神理未遽故不復敢彫飾文句鋪張宦業而直

敘家人父子之情同志公私之痛如此

祭亡男衡文

有情而無辭

維萬曆三十七年二月朔日荊石老人祭告于亡男編修之靈曰天乎天乎予生七十有六年衰可死病可死觸藩世路可死狼藉人言可死死而及於壯男之手猶可偷一恍一惕之安恬十七一筋之奉而今無望矣天道無常世界缺陷予其敢求全但思汝生平孝友忠信之惠粹白清嚴之守廣施翕受之量通今博古之才不惟國士無雙人倫罕二而予之淺衷浮氣且賴以觀磨鄉之鄙俗澆風因之而屏息至于操觚之子得汝片字

而輒令紙貴遠聽之人下及童隸而爭爲禮佛則汝之關係于世非淺尠矣顧予一身一家豈可獨私今日之事自合還珠合浦蹋駕蓬山而予之不能無慟者自以去國十五年先喪母繼喪婦繼又喪三孫而今日又喪汝老者可以有子有孫解幼者可以未婚未齔解而獨汝不老不幼甫籍金閨遭此沉浮委頓之怪疾以死毋不及葵子不及成人非木石誰能舍汝而恝然也天乎天乎

書

與周翼亭　王錫爵

古人窮愁中念一命字百障皆空今在吾丈何胸中擾擾藏倉之多也事之顛末生亦頗知然安知造物者不借舌相困又安知此輩不還着于本身又安知吾丈今日之困不爲異日之福巳矣勿言之矣

文肅肩艸皆情至可誦

吳悟齋

世人之忌名與臺下之逃名類有物兩成之不可知也抑僕又聞逃名之名忌者愈衆

郭鯤溟

盖性有所美眞覺宦途無一分滋味逼窄臭穢事事可憎今老兄勸我以養晦則是矣第區區能守尊戒其效不過爲卿爲相頭白京師已耳兄能强使羊質車葦航海否乎

劉見嵩

畢竟吾輩塗脂傅粉當讓與後生老兄既心戀西疇而復望我以頭白廊廟何其迂而可怪哉

王勝泉

人情私其所親大抵説卿説相以爲願望不如得一言救過之爲幸也

古今文字俱坐病此

林呆秀才

大抵時文至嘉隆之間爲極盛雖夙尚殊執其以射策取名一稟於氣氣者受于冥冥不可爲也不可言也然機才在得失之際足下試揣之胸中能老至不憂否能人不知不慍否能獨弦哀歌不落莫否有一於此皆足折傷壯夫之氣故思將抽而若斷詞欲前而且郤不得不出于脂韋軟熟以幸無敗而不知騏驥之敝策不如罷駑之得路也僕志力已衰喜足下尚未涉世三月聚粮千里不難至因爲效其所聞如此

王鳳洲

凡童子好大言必鮮成事公長者片言之譽渠遂借爲口實誤此兒矣

顧膺褒

大教中所云愚之一字朝事用着山林用着如公妙齡高譽能盡劃機鋒巇嶮而守之以愚何事不可爲不肖若平聞道於漢陰愚叟之門當亦無近者之紛紛矣

鄭覺岩

人情太行客路苦海吾丈已飽嘗而歷試之古人所謂立義以宰制萬物其游刃餘地類肯正在此兒今公論漸出同志皆君子兄乃欲舍所學而從漁樵之伍不已

迂乎猶記客京時弟攝衽與兄切磋道義高談名理此時目中豈復存一毫軒冕態今者天涯去住各保元龜老兄幸巳得潔身市朝區區侍老親掉頭林藪處者不必望兄等以三臺横拜之榮出者亦願毋及隱人以蒲輪纒帛之事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德今日之謂也

李及泉

此時政府言路大動之後各宜稍鎮以安靜凡事有餘快必有餘憂壯陽之下一陰潜起亦不可不早計也

趙定宇

吾兄數年靜養當自知酌量于二者之間凡事遇發舒處慎毋忘霜降水落時什九在心十一在口則豪傑而聖賢矣天下無全人而君子尚亦欲有待而爲兄責之毋甚苛操之毋甚急即有意見不妨屏人苦心諭之去泰去甚可也

張念華御史

世事奕棊非占次所宜及但願廟堂乘此更新之會痛加意民生吏治一番以事權盡付之九卿公論盡付之臺諫則唐虞之理不難致也向主國論凡痴小人不能害天下而徹小人方能害天下今之所去比比皆小人

而痴者若朝秦暮楚之優倡易姓變名之賤隸與輿金輦玉之大豪未見拔去病根杞人憂天方自此始公以爲何如

趙定宇論德

公等出處已向關世道區區一身亦何足爲重教中鑿鑿談天下事隱憂更深以愚見言三代而後世界決不能十分如意當路豪傑且隨緣作用儘力維持其利鈍則天也長安天上不知近日景色何如竊近聞禁廷意嚮政府止調赤心一片終不能與擧金輦玉爭勝而滿朝諸君子貪見治平風利捜滿帆檣便且一息千里此

可賀亦可憂凡吾輩十分如意則傷人决有十二分不如意則官府堂陛之間能勢孤而色禁乎幸其機牙尚伏故執政得以措手萬一言輕而厭緒多而亂則難爲矣請以近事而譬有如天子一旦赫然震怒辠一人則在廷必嘈起而爭明日又辠一人則爭者加少又明日又辠一人則無復敢爭者矣夫此過舉一日甚一日而爭者乃一日反少一日強弩之末孰若且藏精畜鋭重發堅持之爲喫緊也故凡執政欲養士大夫之氣士大夫又欲養執政之體吾兄今日官雖未高隱然已有公輔之望不肖萬里空谷更無它言惟順風船不可滿使

論人論事且急且寬常留有餘不盡之意以待權柄入手方為所欲為耳

余同麓相公

主上覩決事臺省爭進言據宋儒之論意甚美然所謂決事者非決之禁中而決之宰相造膝時也所謂進言者不搏猋虎而搏活虎不爭小失而爭大體也安危之機間不容髮

吳復菴諭德

且如江陵破敗我輩在今日決當哀矜而不以為喜定宇見臨行一疏甚不可少而就中却多出不執二字不

免似姤婦之口許相雖失體而兄等平日推爲端人楊王陸諸公皆一班時望今激而至與君子爲仇不肖所以力勸兄放開眼目行道異時使曾王朱陳輩皆自遠於小人而今聞曾王朱陳輩必將顯然自託于爲黨所謂急之則交愈固而謀愈深此大患也曾王仗江陵做官做家今堂堂仗義責其輸財濟邊何等正大聞丘司寇乃坐以寄頓爲名致其反唇所謂太道甚夷而人好徑吾兄指日宰天下於此等事當一切以鑑空衡平心心視之可矣

張嵎峽總督

朋刻示及内外憂端皆不肖與琅邪兄弟日夜腐心者首鍩斂跡避權於彼計爲是郤外廷不得其力江陵生而伊周殁而莽操翁試謂人臣而承望相指與傅會上怒者其有辨乎否也老成諸公未諳停事體而先追頌功惠此又似同浴譏裸裎天下事難得適中如此高宗伯以悉巷語見嫉許相既輕爵祿則何不以去就爭此其他内操巡幸等項則皆我翁他日之憂不肖垂死餘息豈敢越俎而謀茲聊以復明教耳

李養愚

東海波臣離闕廷久至是始親望龍光乃知　聖主决

可爲黄虞而在廷以私意見横語言日相尋於本分職業之外有君無臣可爲千載一慨也

王會泉

不肖業有緒言于諸公聞　主恩難爾物望難塞犬馬力難强麋鹿性難馴此四言者老母拙婦聞之矣而老見未聞邪市戶之侈也至于稱伊道傳極矣老見不亦嘗對第笑江陵薄靳鄭乎滄桑轉眼而旋以見頌則其誰敢受之

王鳳洲

即如近事言者固過矣而諸公抵掌露齦將此得意事

懸在鼻間豈不可醜滿盈之狀已動乎四體僕不憂其進而反憂其退矣

徐彭二太學

今兩兒相見無他言當勸舍弟于養身中兼外身小兒於屏事中兼練事若父兄之成敗利鈍總不必挂心也

丘月林尚書

來教謂書忍喫醋確是正論顧以施之一時詫面及家庭詳語可耳若粃糠障天蟏蟀蔽日兒童走卒皆已知此是彼非而大臣尚欲容隱以養量唯唯以惜體異日者將使四方墨吏盡走于有力之門而事權盡歸于中禁

門下四顧掣肘方思鄙言夫一葦障江一髮引鈞誠自知其力之不任而其義則君子盡心之道也方今海内頂天立地男子復有幾人此語非門下前不敢道惟執事者裁之

赫衛陽

大臣有伯夷之清然後朝廷得其用寮吏師其風諸葛氏以嚴治蜀當時止以誠心公道不顧成敗利鈍爲功業之本公已由其道顧反虞其害耶

梅鶴洲總督

外示虜中同氣推办自來胡運之衰未有不起于内擾

者漢之呼韓唐之頡利是也第今日塞内飢窘非漢唐全盛之時幸執事者小喜益戒可矣

周二魯

翰至前一節則國家大計正觸同然而後一節爲不肖謀出處以爲愛之則愛之而不欲其生使人何敢求愛以爲責之則責之而不量其力使人何所受責嗟乎政府之地使精神化而爲作用作用又化而爲口舌豈不可憂可愧之甚哉

王麟泉操臺

捧敎不勝驚惋海剛翁天下奇男子汲長孺元魯山之

安光景

流有傳其哀蹇倦遊狀者僕謹對曰如此公不必歸不必不歸故衣一篋飢僕數人在在皆逆旅息息皆嬰兒也可憐哉遇知之晚而天復忌之今一木戢形烝嘗無主而廟堂徒借地下以風地上恐深山大澤間畢竟有舞鰍鱔而號狐狸者臺下代陳一號高義薄雲覽之又浮淫涕下矣

鄧定宇

兒子衡切儁不佞陰譏此兒清恬太甚恐終非爵祿羈將來使受學兄門則晨山言志汾河鼓瑟或可與共之耳

耿楚侗

一日而接翁與洪陽兩賢移病之狀僕嘗疑君子不樂仕小人不樂生爲世界亂徵翁頗亦有味其言今須臾之不能忍至于屢疏是僕言愈信而天下愈疑奈何哉洪陽與僕猶有毋辭今翁乃獨身辭病使廟堂又將以誰信僕等尊貴翁耳外亦樹喻喻之是也然爲僕一身之樹則當修去旁枝餘葉爲天下之樹而大臣皆合眼緘口以聽枝葉之歇本根而圖事尚有可爲者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小人不畏不仁不恥不義僕平生苦亡涵養工夫而目前又苦亡題不得不借事發揮致

傷雅道夫子之發吾覆也不知天地之大全矣

葉龍潭總督

頃貴陽借重則不佞聞語所知如門下磊落之才寧緩而爲之擇地毋急而爲之擇官蓋至今日鄙言始驗然千盤鳥道萬里猿烟以累賢者勞于犇命則生幸毋任怨敢任德乎

李養愚

方今之世下官攻上官以爲名上官媚下官以爲厚鄉宦脅有司以爲威有司又脅鄉宦以爲巧眞極亂世界吾臺不幸而處此且歸之數耳

朱虞封

大抵今之失意者見有一二可否兩端之士未在位則虚張我之聲色使之慁而不來巳在位則姍笑彼之異同使之媿而欲去嗟嗟使當世豪杰虚心彼我之間不必爲彼用亦不必爲我用是皆曰是非皆曰非天下豈有一事哉今少年不過求爲我輩皋輙先期洶洶號於人曰某斥矣某遷矣及期而不斥不遷其語皆不驗無以自解則又洶洶號于人曰某某我爭之某某我託之慁而不敢動耳凡廟堂有分毫之過極其形容而分毫之美盡行掠奪嗟乎我輩之難爲君子也大臣承晉楚

之後掇淹舉滯開誠布公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斯亦無貿于天下矣若盡取古人奇事行之則招隱必以三徵七辟待賢必以一歲九遷則是率天下以高名爲市而有志有耻者必且竊竊唾地而不受也言緐緒多不能作手書皇恐

沈鏡宗侍郎

教中論同異不論是非嘉隆間蓋有之矣然彼之所論同異者同則進異則退而今之所論同異者同則退異則進且非獨于此也同而退矣則曰何不遂擠之深淵異而進矣則曰何不遂升之青天又非獨于此也退而

深淵矣則未墜者懲于旣墮者之得禍而旋改初心進而升天矣則方升者懲于未升者之見咄而愈擡喬臉嗟乎此有異合從連衡之世乎天下事無不可爲惟元氣之壞則不可爲生且勸長齋以靜待之此不佞看定事機決然至此老丈但可爲　朝廷社稷着忙而不必爲同志憤歎也

梅鶴洲

承札所論邊事不壞于虜而壞于文法議論此不肖病臥時已先爲經畧言之抑此尤其淺淺者使文法議論果流出胸中即牴牾一時久當自定乃近有一種磨牙

吮血之口吻而佐以承望押闔之心服將來所壞豈止邊事而已記得世廟時止爲損軍法嚴邊臣望風媚虜虛捏首功以幸無辠翁所謂重戰辠開懦門古與今斷成不敗之套矣和戰二字廟堂剖析何嘗不明若不欲遠息衆喧則除是漢武用狄山手段而非不肖所敢言也

梅鶴洲

近來中朝有一種議論以爲邊境失事止合論罪不合論功僕即與力辯之夫辠自當論若俘斬首級實功則必有下手之人豈得一槩沒而不論也翁行矣此事亦

專責任事能敢任亦能敢言得之

當屬經畧公從重發揮以折嘵嘵之口若當事者愈怯則建議者愈譁將來必令戰士投刄掉臂而去豈國家之福哉撍酋悔罪求還但自審不辱體面不損威嚴便可從容受而縻之亦因可以孤火酋而堅諸夷必然之計也僕又料事成之後少年必又有一番疑議然人臣謀國事豈有顧毀譽不顧是非者翁且莫飽于一歸遂忘後憂也

鄭範溪

得書知台駕已臨左衛暴露良苦所請預發馬價及便宜隨帶將官無所不奉命也獨苦朝堂議論如亂麻而

東西邊傳報虜情一一相左如岳峰丈則力稱順義原無與火酋作反而西邊督府乃節節歸辠及其計窮則又俛而就招撫之策此少年之所以日洶洶而蕭君已坐其累矣翁一到且先審定夷情順義是否倡亂諸邊之報孰是孰非明白奏聞無一毫囘互使近聽曉然而後可及遠畧耳翁有心爲國家荷擔當努力放膽而行鄙報付之不觀人言付之不悶可也

穆啟吾

薊鎮初近輦轂每一中虜則聲先上聞此不才將領所以專事媚結苟支目前而不知其流禍之至此也

周二魯尚寶

僕之至愚雖千慮千失至于策虜則斷自詭爲不差今扯酋之决歸决不歸在數月間耳决歸則縻之决不歸則絶之口稱歸而未必歸則待之而當事者且落得邊外多講一日則邊内可以多修備一日不知經畧公何忤於諸公之事而必欲先敗其功匆匆以空拳挑戰也漢過不先千古定論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公不記臨别之年彼時尚謂扯酋决當甘言厚幣以求之今言不甘幣不厚羈縻恐喝只在齒舌之間而言者便以爲辱國然則郭中令之握手呼回紇萬歲豈非千古辠人而淮

淵之役王欽若奮然拘留信使其功豈不在王旦寇準之上也富弼苦爭獻納而及其入對則請陛下十年不復言兵蘇氏父子自負談兵赤幟而其策不過禮之加恭待之加厚而已葉中丞膽決有餘長慮不足若從其言遽然革封絕賞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一不成事萬有餘敗王韶賈似道之覆轍可鑒也新督師實不佞所薦故太宰以為眼前邊才老成妥當決無及經畧者熊公人品則過之必不肯以前輩爲鄭下不如待鄭功有緒而後用之今熊疏至矣果不出故宰描模之外且使其疏果保得某處有兵某處有餉可以萬舉萬中則

僕當望下風拜之矣就中虛實一切不管而第云不分順逆決意一戰而已問何以戰則曰小犯一鎮禦之大犯合鎮禦之且期以數年成功而已如此則九邊沸動。內帑一空而前代征商榷民之事起揭竿斬木之變生。不知魏老能保任無事否也適李總臺相過勸且暫緩新督之行以待經畧事定而公顧欲趣之使兩賢相聚而爭堅白安乎危乎

房備吾

大抵節年黍虜之弊最大一着是西行假道而其它受挾弛備次之今噬臍既不可復追蓄艾又不可猝得惟

審局下着漸次修補以期桑榆之收耳若廟堂先自峻文法多議論則邊臣勢不能徒手搏戰其計必出于欺欺者之計一行則戰者之氣塡沮此愚夫之所能知兼有世宗近事可鑒而不意諸公無端猛浪紛紛一塲可笑也

鄭範溪

得敎更爲之韈然曩時主計者大抵失在假道而虜無大釁則勢自不得助番今我乘虜逆番乘我怒爲合從擯秦之舉最是勝籌第此後則當步步嚼緊保得諸番恃我而能必勝勝後我必能保番而無後憂方成首尾

常山勢耳

李桂亭給事

外示籌邊一疏其料虜情形種種破的內有云不必曰虜必東歸可保太平無事當思虜或不歸何以保安疆土又云姑羈縻以緩它變爲久遠之謀當安靜兵民爲禦防之策此聖人復起不易矣愚請更以兩言足公未發之旨撦酋旣東歸未定則不妨俟其不歸而後絕之經畧旣欲離火眞于扯酋則不妨俟其再合而後誅之此大信大威使曲在彼古嚴尤之策匈奴郭令公之制回紇以及趙營平班定遠西畧斷案班班可考也敎中

一則曰遁辭一則曰悔罪夫狼子埜心直患其悍然不遁且悔耳苟遁且悔則彼以詐來我亦以詐縻而乘其間以益修戰備天下後世又誰得而議之中行說日夜露形謀漢漢不能誅李龍等日夜詭形通我而我反欲誅之愚以為此未可易言也大抵方今之世先藏拙而後可鼓勇先算後而後可圖前僕觀比來談邊事者多矣惟足下深識遠見與尋常不同聊効所知以佐思慮之萬一惟鑒之

鄭範溪

觀抯酋與火酋二書則抯酋便可離之于火酋而火酋

又可離之于壯酋諸番又可離之于諸酋天下之事愈從容則機括愈生翁其尊意外事以趙營平郭汾陽自待而其他總付之不聞不見可也

葉龍潭摠督

邊事安危懸于今日公云聲鼻首惡即所以堅和好是已乃首惡之鼻無所歸遠遺之火眞而偏追論消沮悔禍之擒酋是愈疑諸虜而何和好之能堅革王號斷撫賞在擒酋未東之前猶有名今業已播告離之于火眞而彼業亦稱徒牧內嚮矣譬之市中羣鬭但患其搆而不離若黨與自相推諉乃是解紛一機又可窮鞫其心

曲要遮其後路乎大抵今日快心爽口之事莫如殺虜然言之易行之難以西邊責東易以東邊任責難即如大議革封則宜大又爲戰場何不遂爲東邊守臣横行必克之計乎公能逆策其必勝乎能策其必勝則異時過河之釁使誰人任之夫措酋之惡不加于唐之回紇彼時以郭令公之威名而奉天涇陽之役一則下令不得言戰驅之出境而止一則執酒酧地稱大唐回紇各萬歲而止趙營平漢之廟臣其徘徊長塞與諸羌相守彌年而迄亦無斬馘非常可喜之伐班定遠扼奇立功而及夫究竟持遠之畫則不過門塞外蠻夷本非孝子

順孫水清無大魚而已。先是經畧之西也罔尚寳聞其欲以空尸掣歸撦酋相與目笑以爲所操者約而所欲者奢不如捐數十萬金賂之綴此一步可以專事火眞今撦酋綴形成矣而數十萬金不費則門下又以求虜辱國笑之是汾陽營平定遠三賢之所難而責經畧之所易也今之論者必又謂虜易與耳然何以遂見其易得非僥倖水泉之二捷耶撦酋之肯華面受約束邪若此者果誰爲之夫援人之功以生意氣而即反其事以敗之古人云君以爲易難者至矣可不爲之三思哉今前後虜書見在稱獻稱納者在彼何至反爲中國之笑

說來說去只是一款但要有主意耳

即背後有他如公所聞然堂堂天朝之體斷無以孝子順孫責犬羊異類者也彼以詐來我亦以詐縻防之如防虎嚇之如嚇鼠則邊境安矣當王安石賈似道之開邊其言未必不以貽笑爲耻而卒之笑者一時痛哭乃在萬世以公純忠憂國猛氣吞胡固知其必不至此然好謀而成先師爛戒美成在久莊子格言不肖芻蕘雖狂僴亦可采千萬之一否即今火真雖遠而西邊信地當爲之事甚多如妝番保川二着巳足令門下屢事至于局外規恢請俟朝堂以全邊相委乃爲所欲爲未晚也外諭火器眞禦虜長技李生門下旣知此人請自以尺

一召之非僕所敢知矣郭太守嘗即如議起用之亦曾聞貴鄉梁副郎緒言否此公在京之論頗不許經畧既與之同事乃歎服不容口來教謂慎勿聽邊臣則公亦邊臣也可盡疑乎臨書不勝㦷㦷相成之切惟鑒之

潘印川

方今實事之與虛談爭爲雄長而老成恃其實或以觚稜見傷後進飾其虛以曖昧取勝其挑之有端而捕之亡影以至于今紛紛無怪也

王對南

向者羣少年若爲邊事揔料扯酋必不歸兩川必不能

驅虜今眼前俱不驗又共百計鑽攻宣大之短而薄經畧之功天下事正可憂耳適南倭告警歲復大祲所在郡縣府藏枵然譬之敗落大戶乃一意鋪張門面不照管內囊虛實可歎也

陳五岳

捧教憮然今之從政者眞如着敝絮行荊棘中權臣重臣兩無所處然門下徒知人情借權以斷重之可憂而不知重者之未必重也方今主斷尚獨朝論尚衆一柄而左右掣一錯而水火爭循而行之雖伊周復起欲下臨梅甚難無論不肖五日京兆矣

朱和陽

近者朝堂又有一種月旦論人論官更不及三事九惪而目某心術暗其機械深夫既深且暗矣則誰從知之不幾于日日談鬼乎郭汾陽非天人觀其處進退間一何洒洒幸門下勉之

宋桐江

東師事三言蔽之以兵挾貢必不許即不挾而兵尚屯釜山必不許即釜山屯散而求以遼陽爲貢道亦不許惟多其防禁而若其題目則欛柄在我矣

趙瀫陽

大抵今日士大夫之勝心。非必眞有不平。眞是邪氣鼓之。一鼓作氣至再三而衰竭矣。怯而避之。則彼愈鹵。憤而爭之。則彼愈譁。今老丈岳立端坐談笑指麾其得竟何如也。

黄毅庵

大抵人情一有物于胸中。則九域之外。千歲以往。無不可羅織爲案。今日之事且安知不有見牛喘而追勘丙吉者吾丈莫漫以君子之心遂作世人咋舌想、司馬公所謂要之久日是非乃定、聊以此奉慰并自慰耳。

耿叔臺

頗聞人情漸喜亂而亂非直斬木揭竿之謂語多緒而棼政多門而散事多徑而支交多愛而雜此其中於元氣非一途而萌芽在南中者最易見最難防茲不肖方倚吾臺爲江左謝安耳

沈蛟門

中使雖四出然變亂數起　主上決有輪臺追悔時我翁喫緊知人使中外吏不走貴官一途庶幾政亂官清尚可救得一半疲癃所見不過如此

黃愼軒

聞京師盛講宗門不思善不思惡最上了義此君子未

必能登高造極而小人易藉爲蜉蝣首鼠之端吾輩亦志有識者且先理會綱常世教可耳

蕭玄圃

主上其神明其嚮倚老成往往外疎冷而中膠漆若老兄一旦得地當痛掃名根一以精誠感格爲本太平可朞月望也

奏疏

[illegible]而不煩

慰問中宮以全聖德疏

詹仰庇

臣本草茅荷蒙　先帝作養發身科道叨任民社無益尺寸伏蒙　陛下簡拔擢臣臺職荷國厚恩愧無補報前次二疏干冒　天威自分貶斥幸而　聖恩浩蕩俯賜寬容臣雖粉身碎骨未足圖報竊謂職居言官有見輒言無非忠臣愛國之誠又以　聖君明時不宜多言又謂言官所言必中機會外此皆無益臣謂此言未必皆非但負　聖君明時則非臣所以惓惓報國之忠也今不敢一一煩瀆　聖聽竊舉事之最大有關於

聖德者爲　皇上陳之嘗謂天子之有后猶天之有地也天子理陽教后理陰教所以建天下之極爲萬世之經也恭惟　皇后殿下　先帝所賜以配　陛下以正位中宮者也　陛下宜遵　先帝之命篤宮闈之好以爲　宗廟社稷之主以爲四方家人之則可也竊聞　皇后殿下舉動端莊有拂　聖心多年而去歲　聖駕謁陵　皇后隨行朝野懽慶羣疑以釋近聞久出坤寧置之別宮寢食起居不侍左右以致抑鬱成疾　陛下畧無眷顧之念中外議論紛紛聞者莫不垂涕萬一疾甚不起其如貽天下後世之譏何其如爲　聖德之累

何伏望　陛下遵　先帝之命念　宗社之重及今請
就正宮命直侍曉事宮人奉以湯藥加以慰問則　皇
后抑鬱之氣以舒而　睿體亦因以和平矣臣每入朝
之際聞諸大小臣工莫不以此爲　陛下懷憂但以事
屬宮禁不敢直言臣謂知而不言者欺也言而不盡者
蔽也欺與蔽臣子之罪雖死有餘辜也用是披瀝心血
冒犯　天威伏望　俯賜鑒納臣雖萬死亦瞑目甘心
矣

點貨冒功何言之簡而盡也

序

武舉錄後序　萬曆二年　許國

臣不佞猥以校書侍　上東宮　上既御極再蒙　恩至今官備在講讀遭時熙洽北胡保塞南粤奏功海内宴如　上日御便殿陳經史引儒紳誦説其義臣嘗從末行前説漢文帝顧問馮唐拊髀頗牧事退而深惟今南北稍寧其在成周則桒土之時也有如　上問爾第如漢馮郎舉所知即臣安所置對是秋會兵部　請校武舉士　上命左中允臣應期偕臣往臣暨儒不足以奉指使然竊自幸馮郎在漢他無所表著徒以舉一人

而適史氏志之今臣乃被　命校天下武士視唐所舉孰多士旣錄其策若論優者以獻如故事臣手其籍三復而嘆曰是其中顧安得盡頗收也者而効之臣聞弓試而後知勁焉試而後知良士之能否未可以空文見也假令魏尚不試于雲中安知其能今臣之以多士進也且意此若干人者人人而頗收矣異日者試之行事臣又安能必知有十之一而頗收者乎何也唐試而後舉臣舉而後試也夫士之遇不遇固有命漢文帝以一言復雲中守聽如轉圜至李將軍親見其衝陷折關之能而不用曰惜乎子不遇時夫時者人主之所爲也此

之不遇而誰遇哉世之沉鷙雄畧之士往往伏於草澤即世家子安知不有負才氣無雙如廣者乎方其未遇人固未嘗奇之士獨自知耳乃今間歲搜材武士與大比士等士即椎魯少文得彇弓馳馬挾策而進于有司稍稍見騎射之長曉孫吳之緒亟收之矣今猨臂者當斯時且囊然爲舉首　國家何負於士哉昔人有言遇以國士報以國士此市道耳多士平生所自許報國者謂何累朝休養士生息其中雍容緩帶從其所好冠貂蟬之胄置兎之夫並得厲首修業蓄而待時不以注意於文少紬焉天下無事士抵掌而談疆埸豈不忼慨憤

厲竊附于先憂以纍伏於南孽組於北有鳴劍請纓吞胡蹈粤之氣哉所籍而獻者具矣顧臨事何如耳今徼獨士求遇於時即有司亦求遇於士夫以李將軍不得於漢而士顧得於今時遇矣孰此以徃誠奮不顧身以狥　國家之急而無食言是有司之遇士也臣安能知之史稱李將軍口悛悛不能道詞使坐而操筆宜不及多士然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而家無餘財彼其忠實心信於士大夫非徒勇也雲中守上首功不應雖詿誤宜及於法然以家人子力戰其所擢敗功亦足以暴于天下今武臣所患不獨選愞觀望在黷貨而冐功黷貨

則浚下冐功則蔽上此兩者足以滑忠實之心而銷忼
慨憤厲之氣奪其平生臣願多士之戒之也　上神武
天縱何論漢文頃以四方小警督過諸大吏孜孜帷幄
中意未嘗忘閫外也繼今以往皆多士自效之地願以
身試用毋以身試法使異日者按是錄而請臣郎署長
一舉一適令數十舉而不一適也則臣懼矣幕府分兵
遣戰軍正必責狀焉以持其後其效則功劵也不效則
罪劵也臣進多士多士能則臣任不能則臣不任今任
而劵功惟多士不任而劵罪亦惟多士臣今上狀矣

因人心知政事信哉言

碑

去思碑文　張位

萬曆丁亥秋余請告還里過貴溪逢掖士濟濟數十百人擁余舟而前揖曰敝邑伍侯去任且久士民之戀戀慈母者三年如一日焉茲謀勒石以紀其績非借史氏筆胡以永傳余謝曰僕病未能也既而鄉三老子弟又數十百人軛舟不得發復申前請余曰姑俟歸山圖之士民復聚江干丁寧再三始去余曰異哉何伍侯得民之深也邑人徐少卿孺東與余平生道義交且為侯述種種惠政明逢掖鄉三老之不為阿私者余領之歸來

藥累關心筆石久廢尚未有以報也又次年秋鄉三老因運餉過豫章復數十人造余庭更持少卿所爲文及鄉大夫逢掖士手牘來趣前諾時余遭先慈初喪揮淚含悲尚未有以報也余因復少卿書曰子言足傳信矣余更何稱少卿曰夫親之有善也其子譽之不若非其子者也公也假又經年矣少卿忽謝世余悲焉項邑簿李君與逢掖汪生江生來爲父老子弟再趣前諾余更三復歎曰異哉何伍侯得民之深也余聞貴溪巖邑也試觀侯之前與繼侯至者孰能報滿而罷乎侯離任滋久而去思愈殷是豈聲音咲貌爲哉讀少卿誦侯惠政

吾能微之矣以造士則置學田存書院飾樂器增先賢之祀助廉士之葬凡急風教而訓誨諸生者惓惓然若其郤餽遺捐罰贖催科有定期而閭里不擾窩訪寘重法而舞文屏踪鑿井覆亭潤及道暍葺舫濟渡民不病涉縷縷未可更僕數焉是其所爲得士與民者也雖然少卿舉其政事以信人心余又因人心而信其政事矣耳目閭閻之下往往碑去思者豈少哉其相知之士偏私之戶倡謀酬恩者所爲也而未必公或其微拜臺省晉陟銓衡附勢自媚者所爲也而未必當不然者碑隨宦升思與勢移游揚謳載之述轉而爲怨詈謗讟之騰

何取於是而爲之余嘗得交伍侯素欽其人侯葢泊然有守士也事上恭而不爲眤眤臨民慈而不爲煦煦樞津要路可以力援乃其心浮沈郎署間三吳閭部諸公巍巍赫赫惟桑與梓燥濕易就一旦陳情終養解其組綬以去飄然洞庭三泖之間此豈聲利爵祿可入其心者哉邑中父老子弟何所爲而爲之是宜其孜孜汲汲屢有請焉而不容自已者矣吾聞昔之君子蕭然一壑萬物不干其志而掀揭宇宙者終屬焉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道固然矣雖欲不用人其舍諸誠願父老子弟姑掖一邑之思以爲侯私須拭目他日侯之繫思於海

閎蒼生者更有大也侯名袁萃蘇州府長洲縣人庚辰
科進士

俟其卒使王母以子死也俟其葬使王母以子葬也仁人哉

記

董孝子祠記

沈一貫

寧波府治南六十步有漢董孝子廟孝子諱黯字叔達江都相六世孫鄞人也少孤獨與母俱百順咸聚隣人王寄者富而無行董母與王母相見各言其子而寄病之殿董母孝子歸而母方蒙被臥孝子跪請罪母曰無他也我失言致寄辱也因不起孝子哀毀畢葬終不言報讐俟王母卒且葬乎殺寄以祭而自詣官請死事聞和帝釋弗誅加旌焉又辟爲郎中不就卒初孝子母嗜大隱溪水孝子以遠不能致徙居之後人以慈溪名縣

不○孝○真○溪○而○慈○之○

蔡嘗令崇德素敦名教今祀名宦

云而在鄞者即其故居祠之唐大曆間刺史崔殷修之

○善則歸親淳俗近古

自爲記其母像在南郊草堂中宋祥符間錢億迎歸于廟而請于朝賜孝子號純德徵君建炎初令林叔豹慶元間令朱堂咸脩其廟我洪武初　勑封爲董孝子之神命有司歲以六月六日致祭用特牲正統二年守鄭珞脩其廟國子祭酒陳敬宗爲之記今萬曆間守蔡公貴易謂神母處殿偏非禮謀于鄞令周君之基首斥鏹買鄰民地而節推張君似渠捐俸拓新之其後海憲丁公此呂吳公鴻洙守吳公安國倅黃君鍾會別駕施君朝恩令華君士標翁君憲祥相繼成焉一貫爲之記

記曰昔之祀典嘗濫矣　明興　高皇帝秩正百神於吾郡獨祠孝子夫孝常德也循陔戀闈無他異表見則莫駭而傳孝子之傳以殺寄異也雖然曷異焉古人之行非其時而偶値其難則異當其時而無所事難則常偉而當亦常耳不常可以閱一時而不足以傳萬世今之偉孝子者偉孝子之處寄母有道矣吾有母人亦有母快吾母而不顧人之母令煢無所依以死錫類推恩道不如是隱忍以葬人之母而甘心焉然則寄母固孝子養而孝子葬也此所爲孝子重者也顧是未足以旣孝子余謂若孝子者可謂當而無瑕矣而世未有明焉

夫報仇之說禮雖著之節俠則名之而上者不載於令急私忿而褻其公則下無王曲憐人而置不問則上無王皆瑕德也若孝子則當而不可瑕何則毆人至死法應死寄之當辟也久矣第不檢不可坐而檢非吾忍于是而聽之有司必以疑輕而吾終有不報之寃故寧以身易寄死而毋煩有司非輕其上以爲不能爲吾殺寄不可以殺寄祁之上故也然則孝子何獨善處寄毋尤善處法無憾于親而有辭于君矣是故其赦我也可生其祀我也可饗恭余少而艷孝子事索之漢史無有時則妄以爲漢如孝子者多而史不暇及焉既讀張敏傳

如此讀史
亦見苦心

而悟其繇當是時有人侮辱人父者其子殺之朝廷赦其死因定其議以爲輕侮法而敏駁之以爲開私殺之路除其令豈以是格孝子故不傳耶不知寄有死罪不止於侮辱孝子殺死罪人與殺侮辱者異非不願聽之有司而勢不可不爲私殺孝不忘君正足傳也和帝方用敏議而於孝子又肯且徵之亦可謂無頗刑無失賞矣史於是乎失書余恐後之人有孝子之心而失其中行輕殺人以快其父母之私而卒不免於吏議則謂孝子之事不可法否則謂後世無漢史之厚而不咎其講之不精也故闡之

有未經剪裁處然已露五色矣

序

贈族父稷丘公序　　沈一貫

稷丘公蓋儻蕩然者學學不就就積著積著亦不贏第妹子女衆多以婚嫁累亡產居貧𤍠如也事後母王夫人甚適教仲子九疇能文章稱當世顯士不督而成焉鄉有相佹者多就平公居間能入窾竅權喜憎不爽人率謝伏今年七十矣筋力强幹操作不暫休子弟勸請不爲應其言曰人生自愛不用力焉用生爲夫力猶水竭當更來也荷鋤戴笠出巾林之間日問黍稷之事勞反自適自號稷丘子叙曰吾外史公贊公云爾貫父於

公爲第少五年母又四年春秋高家貧不能具甘毳歲往教授吳楚間易錢糈以爲資六月仲之京師僕往送之金山共衾累夕仲言公今七月晦彌七十歲而已不得奉天倫上觴爲壽獨且萬里去奈何爲子因欷歔對泣共傷居窮無以戀庭幃也夫人子不遠遊而吾若汝屢狎傳遽去違膝下溫靖歷澗勞不償咎縱親寬其罰如人心何輒又共悲吾汝左提右挈贅短資長取千金于世如取諸寄何乃食貧以勞其親諺曰一日盱睢三日饑一日優伊三日肥吾寧處彼不處此故元亮絶塵穿結自喜而室無萊婦猶稱苦心儒仲靜巳敗絮不辭

蓬垢歷齒乃憖兒子以彼脩字且曰恩深何况過喜懼之崇年而憖烏烏之無報故吾無能以灌園鑿坏安諸親勢也已復相與自賀孝如虞舜窘於親賢如孝已不見察吾汝謝中庸之行而覆燾垂慈小罰不見笞大罰不聞詈貧不憚茹實勞必身執率閭黨願得之以爲父而人子過深罪大曲庇無聞此入道之至樂無得而仰塞焉何以自立仲曰子歸視吾親當爲一解願夫實不中聲空言與盤皆非所以獻長者也夫公無町畦者即與之言無町畦凡人各賢其所悅而悅其所快手足耳目所營取者有限而游心淫思所冀倖者無底以有限

酧無底故堯禹不能除其憂蹻跖不能滿其樂也故不可蕲倖不如已稷丘古仙人之稱代既綿暖其術靡記焉妄而意之將無營而自酧者乎林類年且百歲鹿裘帶索而歌拾遺穗于田以爲具三樂夫亦稷丘之類也今吾稷丘公野處而神王庸知不爲古稷丘也若是則人子之憂非所聞于稷丘公矣

廟堂之文與山林別此言非也山林文獨可少深醇典重耶

序

金輿山房稿後序　　于慎行

往不佞慎行請告里居歲謁吾師棠川先生於濼上最後先生出書一編命曰此吾平生存稿也生爲我按之將藏其副行也受而卒業讎訛芟煩存其七八以復於先生其年冬先生微病遽爲書報曰歲在壬午吾其有龍蛇之厄以身後累生行也瞠而不對明年六月先生薨於里第馳往伏哭因請諸嗣君畢發篋中遺書則行所手按在焉攜之以歸將謀諸同門友圖永其傳居八年鄧大中丞在楚走使長安問先生藏書安在行也齋

沐三宿、拜而勀之中丞、越一歲殺青竟矣、會中丞還臺、請於雲中相君、暨汪司馬公、弁其簡端而行也、謹序其後、曰夫所謂公卿大臣之文者、以其學術韞藉、所以經綸當世之具、可載而傳也。幸而得盡其用、則其文有不見於書、而見於金匱石室之藏、即詔而有所不盡。則其經綸之業、有不施於當世、而可考於著作之間者。此公卿大臣之所謂文也、今夫禹咎繇之謨、伊摯之訓、傳說之命。周召之誥。與雅頌渾噩典則、爲萬世文章之祖、然天下不指爲禹咎繇伊傅周召之文、而編之詩書、以備一代帝王之制、則惟其學術韞藉、與治道通、而非一家

之言也降而至漢齊魯名儒韋長孺匡稚圭之流皆以經術發迹致位三公有所敷陳建白不出師說而史傳所紀亦不名爲一家之言則亦以其關於世務而非自爲文焉爾自六朝之敝以至於唐爲公卿大臣者乃始務爲閎侈鉅衍之辭與文人學士爭長於毫穎之端如蘇頲李嶠以下各以其文自私而不關於世之治忽則學術韞藉幾無可載而傳矣古人有云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獨柰何隘若此哉先生以大戴世經旦列翰苑傳　穆考於潛邸養成　聖德遂翊六龍以升晉登揆路僅滿一歲輒上書辭去金輿之下爲菟裘焉

而其時年始服官矣、則先生之於世、可謂遇而不盡其用者也、先生之才無所不宜、其學無所不窺、逸經外史、汲冢禹穴之編、玄宗內典金經玉笈之言、陰陽醫卜百家技藝之書、當世典章文物錢穀甲兵山川阨塞之要、法家比讞之文、一時士人流品山澤遺逸之材、無不蓄諸胸中、握之掌上、而其藏若虛、其朴若未兆、所謂爲天下谿谷者焉、以此盡其用於世、庶幾翊贊昇平、軼三代而上之、何論漢以下哉、乃其學術韞藉經綸當世之具、既有所不盡其用、而發之敘述歌詠之間、本原道藝、體畫事情、往往露其緒餘、有可考而知者、此所謂公卿大

臣之文也先生所著其要者金華啓沃之篇有經史直解別行於世大者內制代言之文以絲綸之重弗敢私也南宮奏牘不可盡收收其艱且鉅者故今集所刻於平生撰述十之五六耳蓋所謂不見於書而見於金匱石室之藏者其秘如彼而其不用而可考於文者其盛如此即古帝臣王佐與齊魯經儒所載而傳者固無以過也辭章云乎哉緊吾聞之濟南自邊宗伯廷實以文雅爾始先生與李于鱗氏生而承其後相與左提右挈力挽澆漓之習而求復諸古雖或各有所負未必能相下而有以相成李公業已用文章立名當世先生進在

大位無暇以藝文自標世亦以爲承明著作之臣自其職業弗爲異也乃今觀先生之文上緣六籍下浸兩京沈思入玄鏗音中律蓋能挽末世而復之古者即降而與文人學士定從於騷雅之壇猶將執牛耳而命之况公卿大臣經世之業章章如是也豈造物者將靳其所欲用而永其所可傳邪嗟夫先生即世且十年墓之木拱矣而未有片石麗牲表其爵氏則銘鍾書旂之外所流傳於人間者惟此一編在耳使復湮滅而不聞乎彼侯芭李漢何如人也故行也甚愧於先生之托而於大中丞之高誼深有感焉

讀三疏愈忠憤愈婉曲夫封還內降難也國本難之難矣朝有人哉

疏

第一疏　王家屏

奏爲輔理無狀尸素可羞乞　恩亟賜罷歸以全臣節事臣聞漢臣汲黯有云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每感斯言惕然內省竊自幸遭遇　皇上明聖誠使朝政無闕　帝德罔愆即將順不爲從諛緘默無嫌承意也乃頃來　九閽重閉　五位深居宴安之毒是懷兢業之衷潛替　郊廟不饗而　仁孝之念疎　堂陛不交而　君臣之誼隔天災物異之警罔徹　宸聰民

可以行矣

生　國計之憂不關　聖慮、　皇上試省此心敬耶怠
耶、於治道得耶失耶、臣備員輔弼、既不能婉導密規防
君志未萌之欲、又不能明諍顯諫扶　乾坤將壞之樞、
曠職鰥官、久當退避、所以逡巡未去、徒以被　恩高厚
毫髮靡酬、庶幾殫竭愚忠、漸次匡正、乃今數月之間、請
朝講不報、請　元旦受賀不報、請　大計臨朝、不報、臣
犬馬微誠不能感回　天意、已可見於此矣、至于　升
儲大典、九廟之神靈共屬、萬方之想望惟殷、即　冊
立之期、或可少待、而　豫教之舉委宜蚤圖、科臣所言、
未爲差謬、　皇上即惡其瀆擾、報罷足矣、甚則罰俸足

矣、何至降調外任乎、旨意一出、遠近驚疑、使道路之猜議橫生、宮闈之讒構交作、其於虧損聖德、動搖國本、非細故而已也、儻請寬宥未賜允俞、且復遷怒申救諸臣、槩加譴謫、臣誠不忍明主蒙咈諫之名、清朝有橫施之罰、部科罹無妄之罪、宗社蓄不測之憂也、循省虗庸、終慙匡救、若復依違保祿、淟涊苟容、正汲黯所謂從諛承意、已陷主不義、詬辱朝廷者耳、死且有餘僇焉、願乞聖恩、亟賜罷歸、俾全晚節、臣無任感激祈懇之至

第二疏

奏爲愚戇冒　威禍延朝省乞　恩叅賜罷斥以全善
類以安人心事項因科臣李獻可等疏請　豫教蒙
旨降罰臣不揣輕鄙冒昧封還意事係宮闈不宜盛
怒以損天親之愛言出臺省不宜峻斥以塞忠諫之
門乃爲　聖德慮爲　國體慮非爲獻可一人也揭請
寛原未蒙　俞允方當退而補牘再瀝悃誠而科道諸
臣申救獻可者若鍾羽正張棟陳尚象鄒德泳等又已
得罪兩日之內嚴旨疊出或奪其俸或謫其官方一
旨調南京又一　旨調外任方一　旨降邊方雜職又
一　旨削籍爲民以至於孟養浩之　廷杖一百則更

慘矣。雷霆横擊風日淒陰凡舉朝士紳遠方吏見者無不喪氣聞者無不摧心誠不意　聖哲之君有此舉動。平明之世有此景光而原其釁端由起則自臣揭救獻可始是臣借愕愕之一士而反累濟濟之羣英爭降罰之輕刑而反搆放逐之重典善類之罪人清時之戾氣也用是自陳愚戇疏乞罷歸庶幾感悟　宸衷消融　聖怒雪然　開霽赦宥諸臣使之復還舊官勉圖報稱則始雖因臣咸累罹無妄之災終乃以過見原獲自新之路臣雖退居壟畝尚可以一去謝諸臣耳何圖席藁累日未奉　處分詢之同官乃知為臣具揭伏奉

聖旨、謂臣希名不遂、託疾故症、臣聞言怔悚、負罪彌深
竊念名非臣之所希、寔非臣之敢棄、臣所希者、期 皇
上為堯舜之主、而臣為堯舜之臣、此之為名、垂千載有
餘榮、故足希也、若犯顏色、觸忌諱、抗爭債事、被 譴罷
歸、此何名之可希乎、必不希名、將使臣身處尊官家享
厚祿、 主德愆違、而莫之救正、刑政壞亂、而罔克匡維、
此可謂不希名之臣矣、而 國家將奚賴焉、更使臣棄
名不顧、將逢迎為悅、阿諛取容、雖許敬宗李林甫之奸
佞無不可為、是 九廟神靈所陰殛、天下萬世所唾罵
也、不但得罪于李獻可鍾羽正諸臣而已、豈當一日立

于 堯舜之朝哉伏望 皇上察臣戇愚本爲禍始將
臣 持賜罷免以示首事之懲仍召還降謫諸臣以釋
株連之累庶善類無枉羣情不搖臣感戴 生成環艸
難報臣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第三疏

奏爲欽奉 聖諭恭陳謝悃幷乞 矜憐愚戇 開霽
天威俯容退休以全 恩造事臣頃以救科臣致干
聖怒斥罰杖遣連及多官數日以來驚悸不寧惶懼欲
死凡兩疏乞罷未奉 允命忽于本月三十日伏蒙
皇上欽遣文書官李浚恭捧 御札到臣私寓傳示

聖諭邇年以來喜事小臣狂肆不道逞臆激擾姑以薄
罰卿爲佐治見此要名不義之徒自宜調停曲處緩詞
解諫却乃逕駁御批故激朕怒甚失禮體及朕怒起卿
又不忍受假疾具疏文言未去朕想卿眞欲以此挾君
廢政沽名逸卧豈人臣之義哉且卿輔朕爕理贊襄佐
治有年方今國務多艱卿愁然高卧其心可安乎卿既
有疾准暫假數日即出入閣辦事卿宜欽承之故諭欽
此臣謹焚香叩頭祗領訖伏念犬馬猶能報主葵藿尚
克傾陽物類且然況臣具面須心腹而爲人受皇上
作養生成之大德十年　講幄六年　政府即天地

父母求足比其 恩慈雖粉骨碎身莫能伸其報塞豈
不知將順 聖意鎮戢羣囂可以全 君臣喜起之休
養中外和平之福而止以 冊立一事爭議數年矣在
皇上欽定 冊期已有 確然不易之信在小臣數生
激擾殊無帖然聽命之恭 聖諭謂其喜事逞臆此誠
諸臣之罪不可掩也幸蒙 薄罰臣但當委曲調停從
容緩解而封還 御批致激 聖怒 聖諭責臣甚失
禮體此臣之罪臣亦不敢辭也但 皇子於 皇上之
親也 冊立與 豫教典禮之大也言涉 至親不宜
有怒事關 典禮不宜有怒臣與諸臣但知爲 宗社

大計慮以盡言爲効忠而已豈意其激　皇上之怒哉
使諸臣預知　皇上之怒必不敢激聒　宸聽使臣預
知　皇上之怒必不敢封還　内降而所以敢激聒敢
封還者正恃　皇上之聖明無一言之不納　皇上之
寛大無一物之不容也及今數日之内嚴旨疊出斥
逐紛然臣乃始錯愕銷魂戰兢落魄自恨以爲忠非素
蓄志未上通而謬襲引裾之跡期收補袞之功以致
一言不投萬事瓦裂譬之僨轅之犢不可復乘敗羣之
羊所宜亟斥自不能一日安於其位而豈敢支言求去
挾　君廢政哉伏荷　天言切責謂沽名邀卧大非人

臣之義所宜。且 溫旨慰諭念贊襄有年。當以國務之艱爲慮。 華袞鈇鉞。總屬 皇恩。 雨露雪霜。何非至教。臣誠不勝感激流涕。佩服銘心。惟是孤忠獨立之身。抱下愚不移之疾。俯循深痼。恐非數日之假可痊。望乞 生全。寔以一朝之褫爲幸。臣無任激昂瞻戴之至

論

都論　　郭子章

古今論形勝之都、曰秦、曰洛、而洛不如秦、則自漢以來言之婁敬説、侯高曰、洛陽天下之中、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亾、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案秦之故、此搤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張良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殽函右隴蜀、阻三面而易守、敬説是漢竟都關中二百年、而王莽篡、宋藝祖欲都長安、晉王諫曰、在德不在險、藝祖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都汴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宋竟都汴百五十年、

而嶽欽虜議者謂洛不如秦似矣顧辟雍之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則周之都鎬卜也周書曰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則周之都洛亦卜也夫周卜鎬西東南北無思不服矣而復卷卷營洛者豈知其子孫必將東耶鎬距秦只當其時胡不卜秦而卜洛耶舍秦營洛周公未爲無見不徒專恃其德巳也周曆八百都洛五百豈洛之王氣或加於鎬秦耶微獨周也都秦者西漢二百餘年唐二百八十年秦隋俱二世亡其長短之數可睹巳都洛者東漢百九十五年魏晋百年唐

末徙洛至宋靖康在汴洛間二百二十年拓跋完顏又百年其長短之數又可睹已則洛何以不如秦哉夫秦天下之首也洛天下之腹也首之爲體尊而腹之受大其可以都邑也　明興定都金陵似若循六朝之舊洪武初營汴爲北京則亦周公意也末年　東宮營秦則亦婁敬張良藝祖意也而卒不果豈天將以待燕耶成祖之營燕也當時臺諫交口不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豈不以燕爲金元故都非中原之都乎豈不以金祚僅百年元祚不盈百年非宜都乎蓋未識　上意所屬也　成祖曰北平之遷吾與大臣密計數月而後行今

仁錫曰祀慶陵恭謁長陵張家口當虜衝

其所密計者、即不得聞。以愚度之、其說有四。燕非金元始也。周為召公封國、由召公傳丹喜、歷四十三世、九百餘年、與周曆且過之、宜遷一。古享國長久者、靡不遷都。商始亳遷耿遷相、周始鎬遷洛、漢唐始秦遷洛、宋始汴遷杭、然皆迫於兵戈、既於戎狄、不得已而後去、故靖難之後、因而遷徙、亦以為子孫長久計耳、宜遷二。西漢起漢中都秦、東漢起南陽都洛、唐起太原都秦、宋起宋州都汴、元起開平都燕。　明太祖起鳳陽都吳、　成祖曰吾起燕都燕耳、宜遷三。天下之禍莫烈於虜、吾令子孫自當之、庶幾四海豪傑、輻湊都下、足與虜角、宜遷四。

成祖密討或不出此四者彼書生之見豈足以達英雄之畧哉雖然狂鹵隔一邊垣正統己巳之變嘉靖庚戌之突可鑒也漕河僅一衣帶水元人海運之制脫脫水田之議當講也果兵足以制虜食足以自固則太行易水之間即　國家億萬禩無疆之宅也又何必問泰洛之雄弱哉

深心老學刻一以概然公全集不可不覽

孟義訂測自叙

曾志道

志道於萬曆甲午棲慧慶寺草大學測義既畢自覺思神頗索將游蓺于孟子七篇撤梁惠王上下章一閱深服朱註之簡當精切乃徐徐掩卷而歎曰紫陽朱夫子註之聖也是書除知言養氣一章告子盡心兩篇外弗訂可矣乃罥之而成中庸論語訂釋且各以測義附其後陸續脫藁槩不敢浪出示人而於孟義逡巡尤甚所以逡巡者實為孟子之學成章後達者也其成章雖不出坤貞用六繩墨其上達必向往乾元用九道岸求之以

知天命誠不足而達則達於立與不惑之間豈易言哉今註家類知孔孟之深造理學孰知孔孟之精進性學也在今講學之士似乎巧中孟的之鵠尤鵠於赴孔的何也講孔學者縕在盡性性誠難盡然以致曲爲下學之階梯有漸也講孟學者縕在知性知性一差則上達毫釐而千里矣孟子之洞明性善豈類後世空頭禪之重解輕行者哉此訓解之難乎中際也況于爲之添足者乎且尚論古人之學必先覈其源流而孟子之源流難覈也宋儒據孔叢子訛傳子思孟荅問一篇謂孟子親受業于子思大錯又據檀弓篇有曾子呼伋論執親喪

一事謂子思嘗受業于曾子尤錯曾與思同侍孔子于歸曾刪述之庭而年相若親之至故長幼呼名豈曰門人子思壽未滿七十若世數以三十年論者孟子去子思非二世即三世矣曷從受業味七篇中唯明善誠身一段述及中庸而不顯子思至于追論曾子守身事親則及于徹酒肉嗜羊棗細行吾是以知曾思受業之門人源流本同而孟子之私淑于曾學者深私淑于思學者淺也來源猶難綜核而欲稽其性學之實際得乎此志道之所以閣筆逡巡也然此因實理學家一大關鍵不從大明聖朝提破待何時乎獨自愧從心之年未

協豈堪以知我罪我之筆自任而天命亦若有影響之
竊焉乃敢公諸海內賢豪正之葢不徒以孟子詮孟子
實借孟子以詮孔子也知我罪我付之萬世已矣歲丁
未薄齡已踰孔壽。乃息機待盡之年也。感有別兆啟予
盡出四書釋草而孟義之出則感于焦太史弱侯尤深
復感檇李蔡憲長虛臺公提我立言尚簡何不將前論
語學庸之訂釋測義合爲一編而芟其煩予退省曰果
哉事已遂而難反矣七篇晷猶未晚乃合而一之名曰
孟義訂測雖然論語學庸之分兩編亦有不得不然者
述作家之鬪風盛矣剖不詳鵠亦難正古德有云以幻

遣幻愚今亦以煩芟煩云爾世有反經以興庶民之君子乎從孟子之知性入孔子之知命移風俗于先進禮樂中使天下永無不知而作者亦無不知而述者不出百年文不期約而自約竊意　皇祖混一聖真之道運效當至此不然混沌鑿開之七竅人不能塞天終塞之聖人獨許人以末世盜名之一竇剝天行乎必不然矣